

连趣在线

李自成

百折不挠

原著 姚雪垠 改编 黄亦加  
繪畫 秀公 新昌 新國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年3月一版一次



连趣网

www.mylhh.com





## 内容提要

這是根據姚雪垠著長篇小說《李自成》改編的連環畫之七。《百折不撓》是寫李自成乘明崇禎皇帝面臨清兵進犯、義軍重起、經濟危機的有利時機，率軍出商洛山，準備與張獻忠會師共禦官軍。張獻忠聽信軍師徐以顯之計，設下圈套，企圖將李自成及主要將領一網打盡，獨得天下。此計幸被王吉元識破，冒死衝出包圍給李自成送信，才沒有中計。李自成拒絕了楊嗣昌的勸降，分兵三路，準備迎擊官軍。第八冊將編繪崇禎皇帝在內外交困、經濟嚴重危機的情況下，不得不向皇親國戚借餉，致使朝廷內部矛盾更加尖銳。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0年3月一版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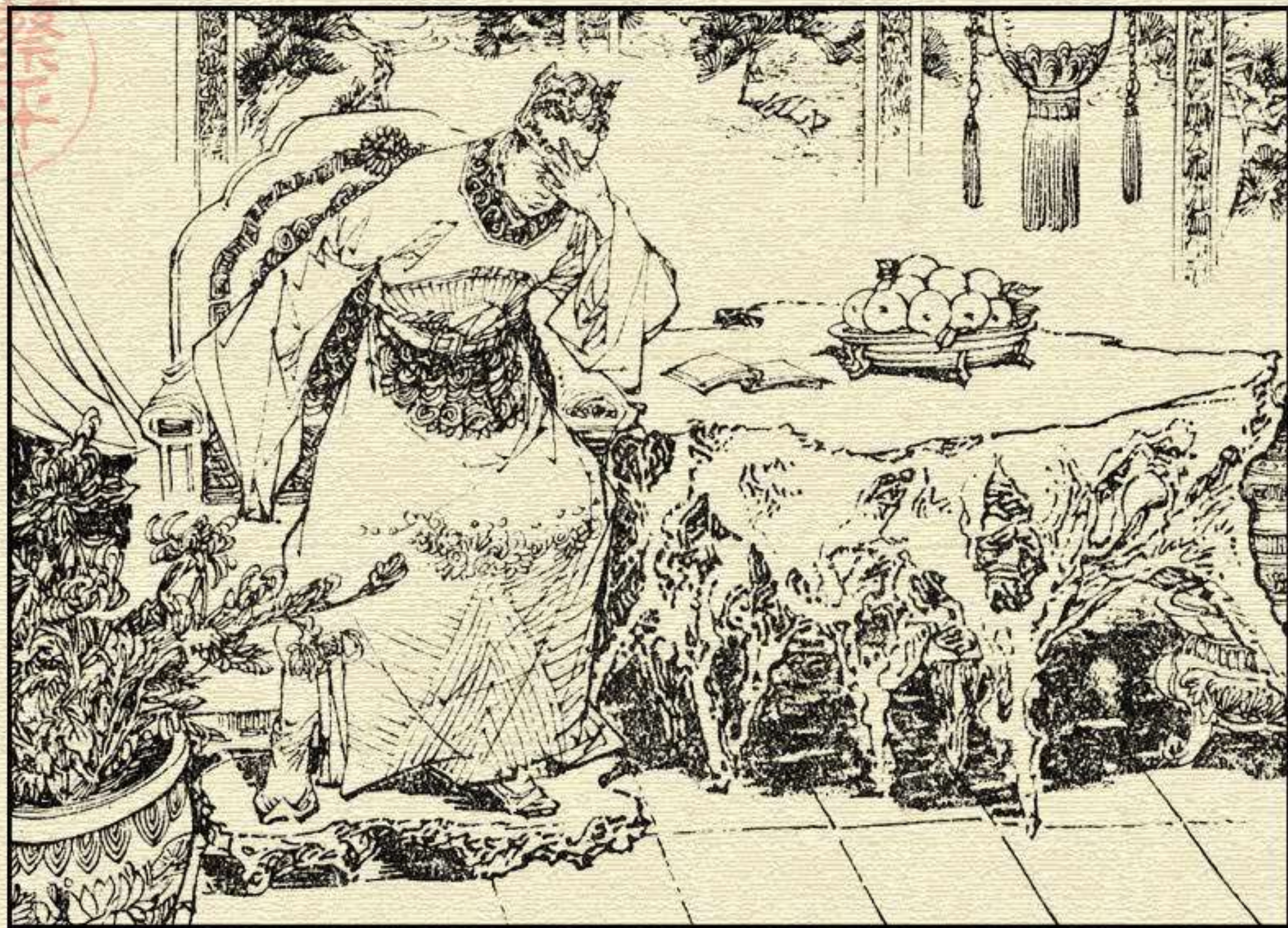


连趣网

www.mylhh.com







崇祯天天盼望着湖广和陕西两方面的官军在他的严旨切责下会有所振作，不日就会有捷报到京。但是，一直到了八月中旬，仍无消息，使他心情焦灼，夜不成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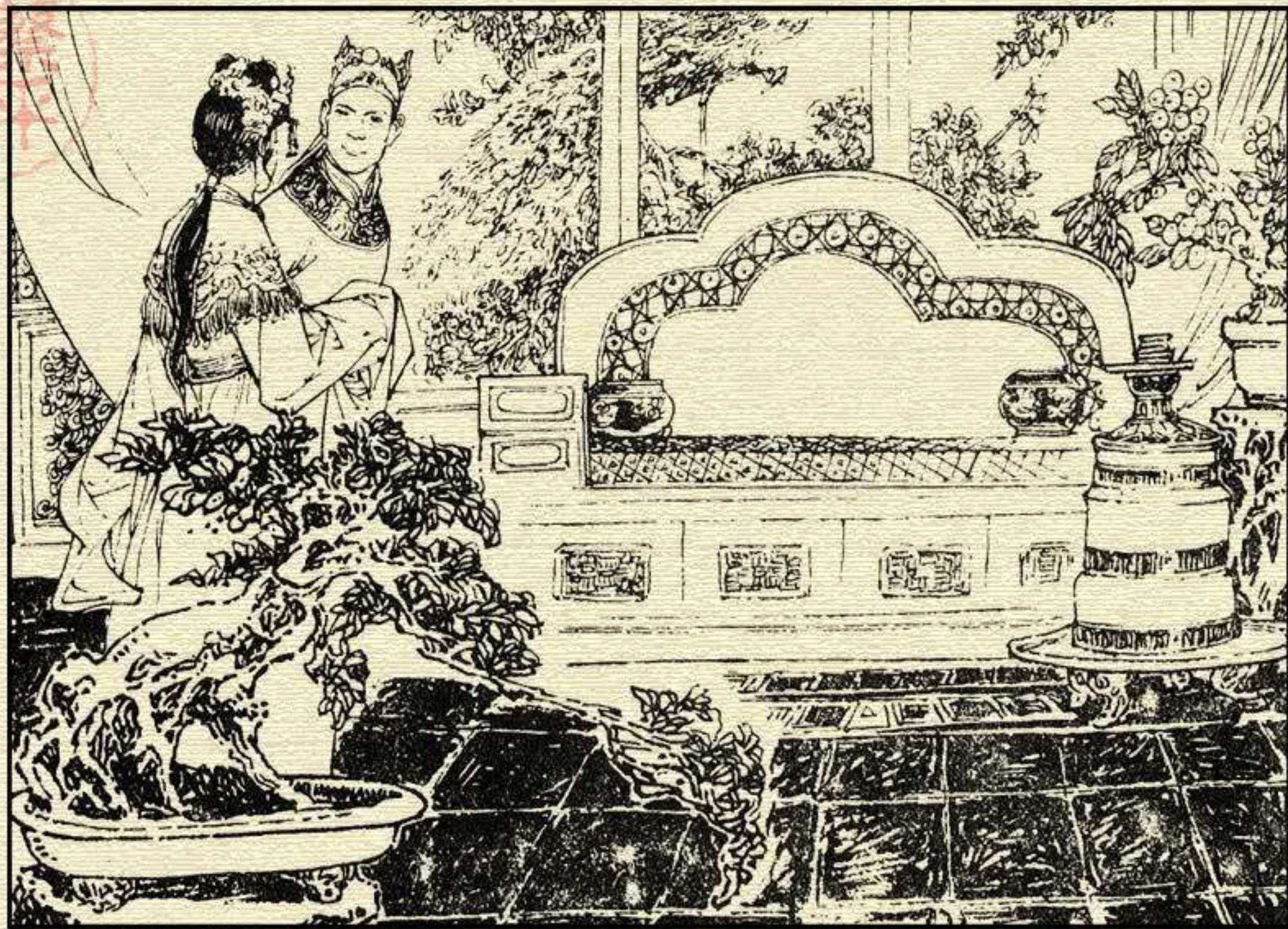
他决定惩办熊文灿。但是，派谁去襄阳主持“剿贼”军事呢？想遍满朝大臣，竟没有一个适当的人。他知道朝廷中要算杨嗣昌最有才干，但中枢也不能缺少他这样的人。左思右想，没有主意。





后来，他忽然想道：“何不到大光明殿抽个签，问一问军事顺利与否？再作决定。”主意拿定，便缓步走到坤宁宫，告诉周后，要她和田、袁二妃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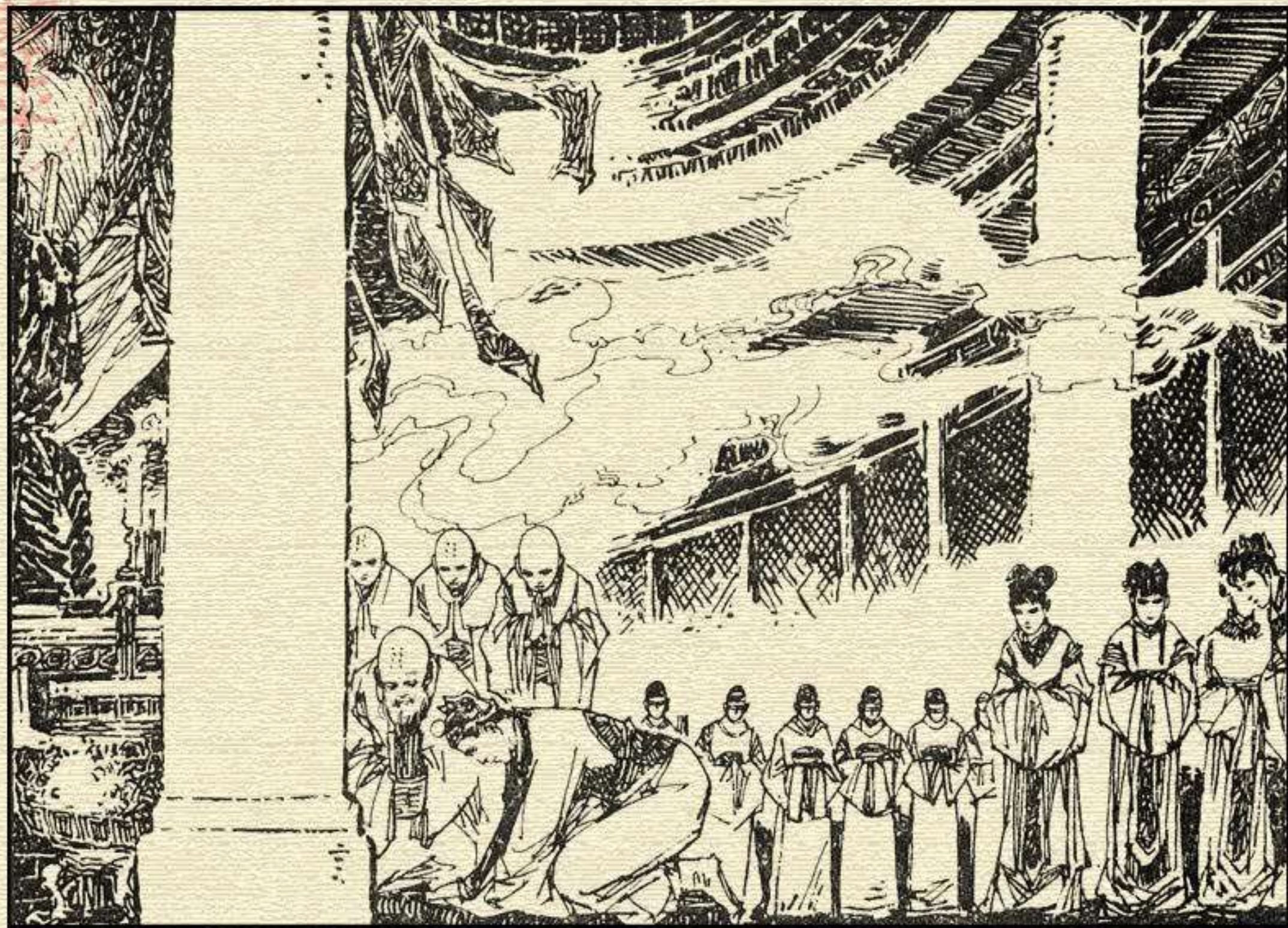
周后听说皇上要去烧香求签，很是高兴，说：“大光明殿是嘉靖皇帝修炼的地方，想来那里的签一定很灵。明日陛下前去降香，定能得到好签。”说得崇祯满心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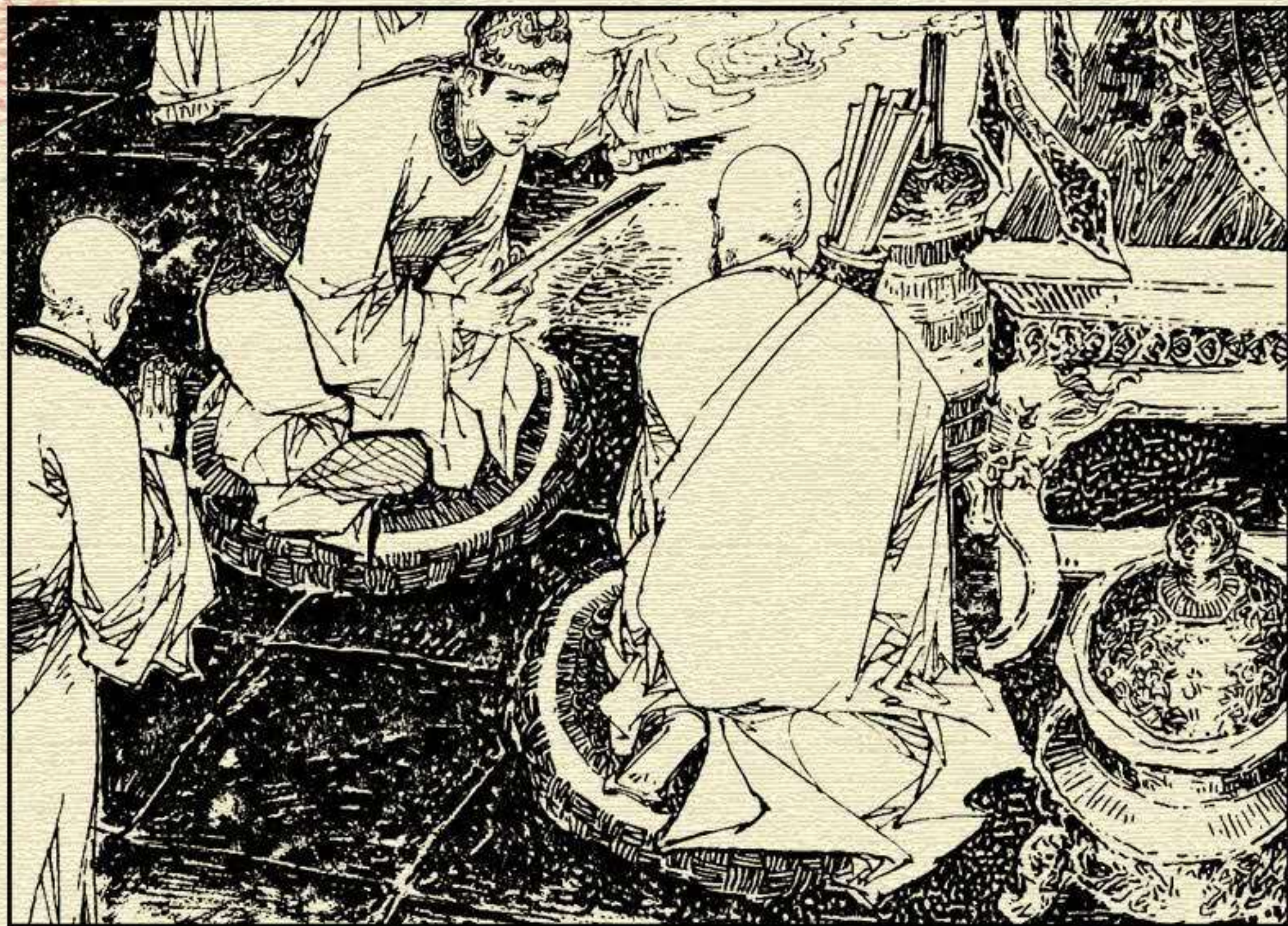
第二天，崇祯率领周后和田、袁二妃，在大群太监、宫女的簇拥中，乘辇出发。路上，他还盼今天能得捷报，特命一个长随奔回紫禁城传旨：倘若湖广和陕西方面有捷报，立刻来向他奏明。





崇祯和后妃们来到大光明殿，稍作休息，就去玉皇牌前拈香。崇祯拈了香，虔诚地跪着，叩了头，然后轻声说：“签来！”跪在一边侍候的方丈，赶快捧起签筒，对着皇帝摇了三下，捧呈崇祯。





崇祯怀着惴惴不安的希望取到签票，看见“第二十六签中平”一行字，始而感到失望，继而感到有些放心了。这时，只要不是下等签，他就会感到一些满意，何况这比“中下”还略胜一筹。





当皇后和二妃分别拈香时候，他退出圆殿，站在一株白皮松的下边展视神签，细细琢磨签中诗句，不禁心头又沉重起来。





皇后烧过香，走出大殿，看见崇祯的手中拿着签票，眉头上堆着心事，害怕他抽到坏签，连忙走上前去，问道：“皇上，那签上怎么说的？”崇祯把签票递给她：“你自己看看。”





周后看了签票，觉得有点不吉利。田妃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看后心上也觉沉重。但是，宫廷中自古以来充满勾心斗角，做妃子的唯一希望是固宠。她故意嫣然一笑：“请皇上宽心，这个签虽不很好，倒也不坏。”





崇祯说：“你试解释一下，让朕与皇后听听。”田妃双手接过签诗说：“依臣妾猜详，这第一句所说的‘回春大地’，乃是指国运有了转机。第二句‘又见笙歌入画船’，可不是指天下又重见太平景象？”





崇祯听罢频频点头：“朕也是这般猜详。下面几句呢？”田妃接着说：“第三句是说塞外尚有虏警，却没说虏势猖獗，风声紧急。第四句说国运已有转机，几处战乱也快要荡平了。”





崇祯沉吟一下说：“是这样解释么？”田妃得意说：“是的，陛下。这‘江山日缓’四字照应第一句‘春回大地’。‘尚烽烟’只是说尚有烽烟未靖，既非烽烟遍地，也非战乱方兴未艾。”





田妃对神签的解释，特别最后一句的‘雁飞还’，说是皇上盼望的军情捷报马上就会来到，更是说到崇祯的心坎上。他的心头稍稍地开朗起来，思想立刻转向对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军事上去。





正在这时，司礼太监送来了郑崇俭的飞奏，说他已经到了商州，号集诸将，面授进兵方略，激励将士杀“贼”立功。丁启睿指挥几路官军同时出动，直逼“闯逆”老营，使“流贼”首尾不能相救。





崇祯看了这封飞奏，顿时高兴起来，仿佛看见商洛山中处处是官军旗帜。他计算一下奏疏日期，是七月十八日，知道是路上耽搁了，倘若“进剿”顺利，今天该有捷报到京了。





一会，崇祯忽然说要同田妃下棋。尽管周后不喜欢他对田妃过分宠爱，但难得见他心情好，今天反而希望他同田妃单独玩个痛快。她向崇祯说要去大高玄殿降香，就拉袁妃走了。





她们重新回来时。崇祯与田妃刚刚下完一盘棋。周后见他面有喜色，低色问：“皇上赢了？”崇祯笑着说：“朕国事繁忙，棋艺生疏，勉强赢了田妃一棋。”





田妃赶快说：“皇上胸富韬略，谋虑深远，步步有法。妾望尘莫及。”周后对田妃会心一笑：“你的棋艺虽然十分出众，但怎能比得上皇上高明。”崇祯认为自己棋艺高明非凡，随即命袁妃同他下盘象棋。





举起棋子之前，崇祯暗中向神灵默祝：“如果他能在香灼完之前赢了袁妃的棋，陕西和湖广就会有捷报飞来。”袁妃开始时，故意让崇祯吃去一个炮，然后一步不让，逼得他由攻势转为守势。





周后知道皇上常把下棋比做用兵，认为自己胸有韬略，棋艺无敌。现在她见他渐渐地不能支持，心中发急，频频向袁妃递眼色，无奈袁妃全不理睬。





短香只剩下二指长了。崇祯的棋势仍无起色。他自己十分焦急，眉头紧皱，脸色难看。他不仅不容许别人赢了他的棋，而且害怕一输棋，就得不到湖广和陕西方面的捷报。





忽然袁妃一步疏忽，整盘棋势陡然大变，最后败在崇祯手里。周后的心中猛一轻快，暗暗叫道：“袁妃也够聪明！”她揩去了鼻尖上急出的汗珠，同田妃交换了一个含而不露的微笑。





经过苦战，转败为胜，使崇祯特别高兴，何况又想着很快会接到捷报！这双重的高兴，使崇祯这样经常郁郁寡欢的人，突然放声大笑：“袁妃的棋艺大有长进，但在朕的手下毕竟不行！”





但历史是无情的。当崇祯同袁妃下棋获胜时，十几封火急报告“进剿”失利的文书，已送到司礼监。王德化探知皇上正是兴奋的时候，带着熊文灿的一封急奏赶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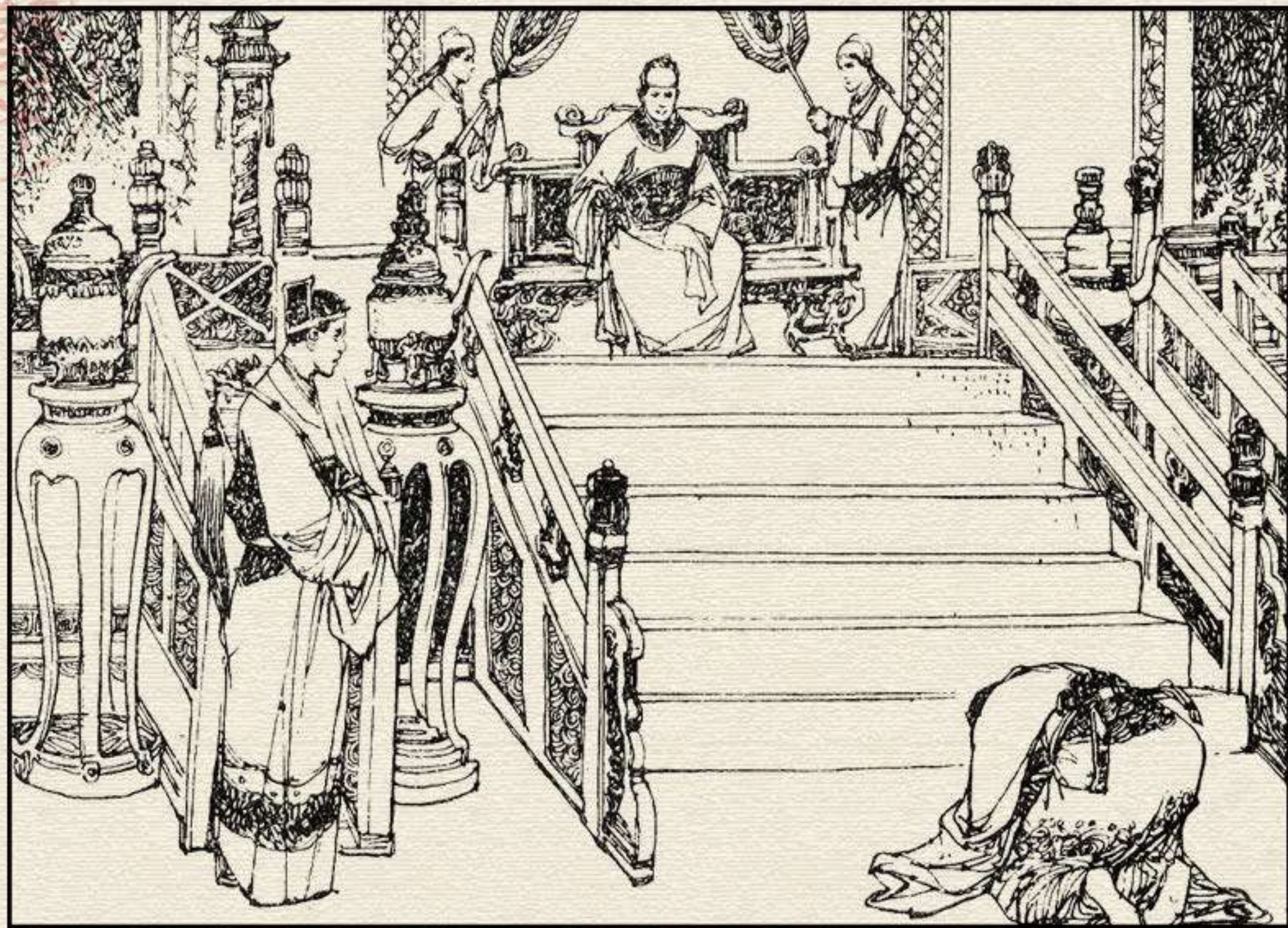
崇祯正在高兴，偶一回头，见王德化神色不安地立在背后，不禁吃了一惊：“什么紧急军情？”王德化躬着身子，把奏疏双手呈上。崇祯略微一看，顿时脸色灰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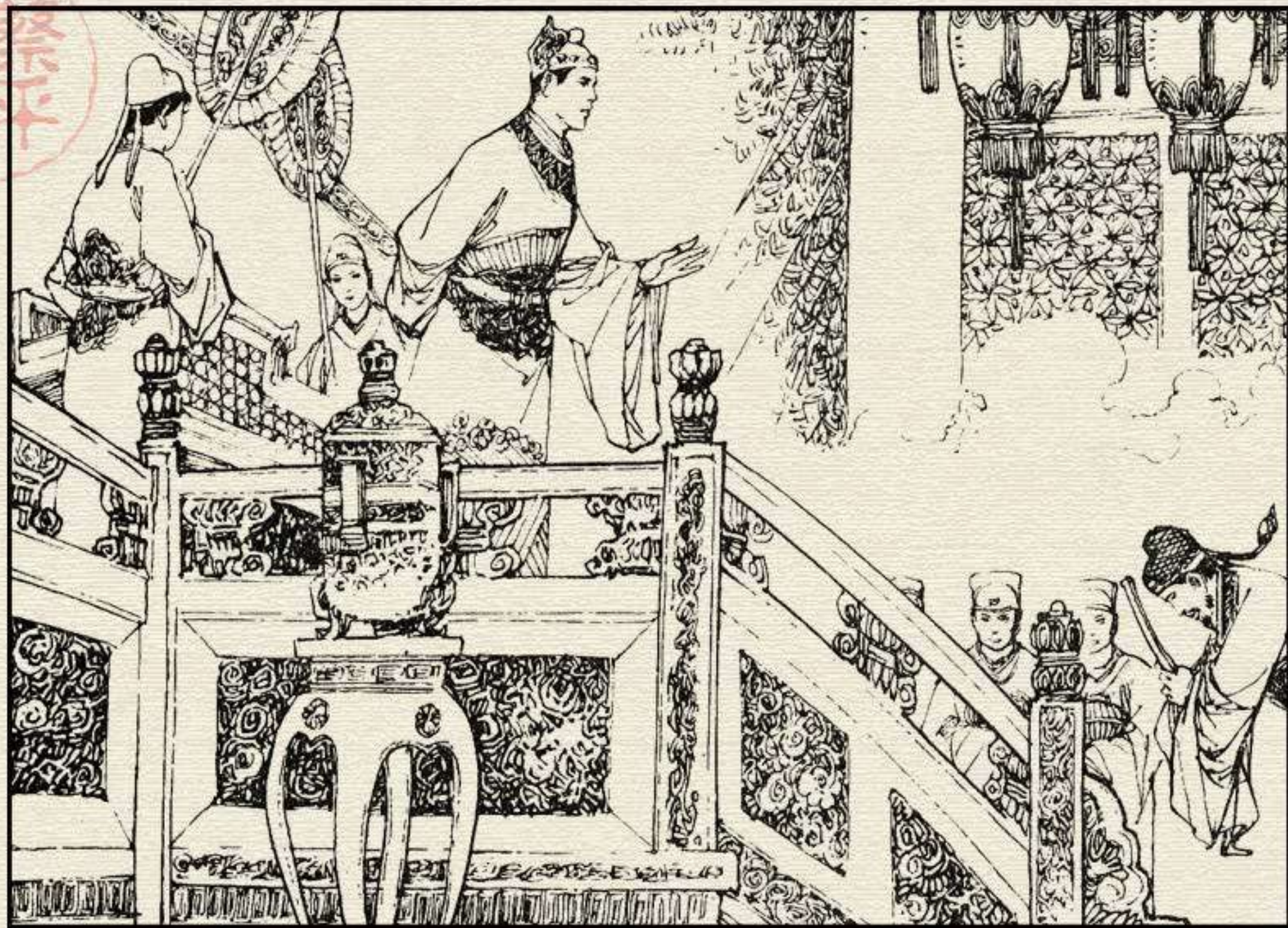
在回宫的路上，崇祯认真地考虑差杨嗣昌去湖广督师的问题，决心要改变目前湖广和陕西的军事状况，把张献忠消灭在川、陕、楚交界地，把李自成消灭在商洛山中。





几天来，杨嗣昌看出皇帝有意派他去湖广督师，心想趁目前皇上对自己宠信未衰之时，主动去请求督师，一定会更能博取皇上的欢心，便毅然写了奏疏，请求去湖广督师“剿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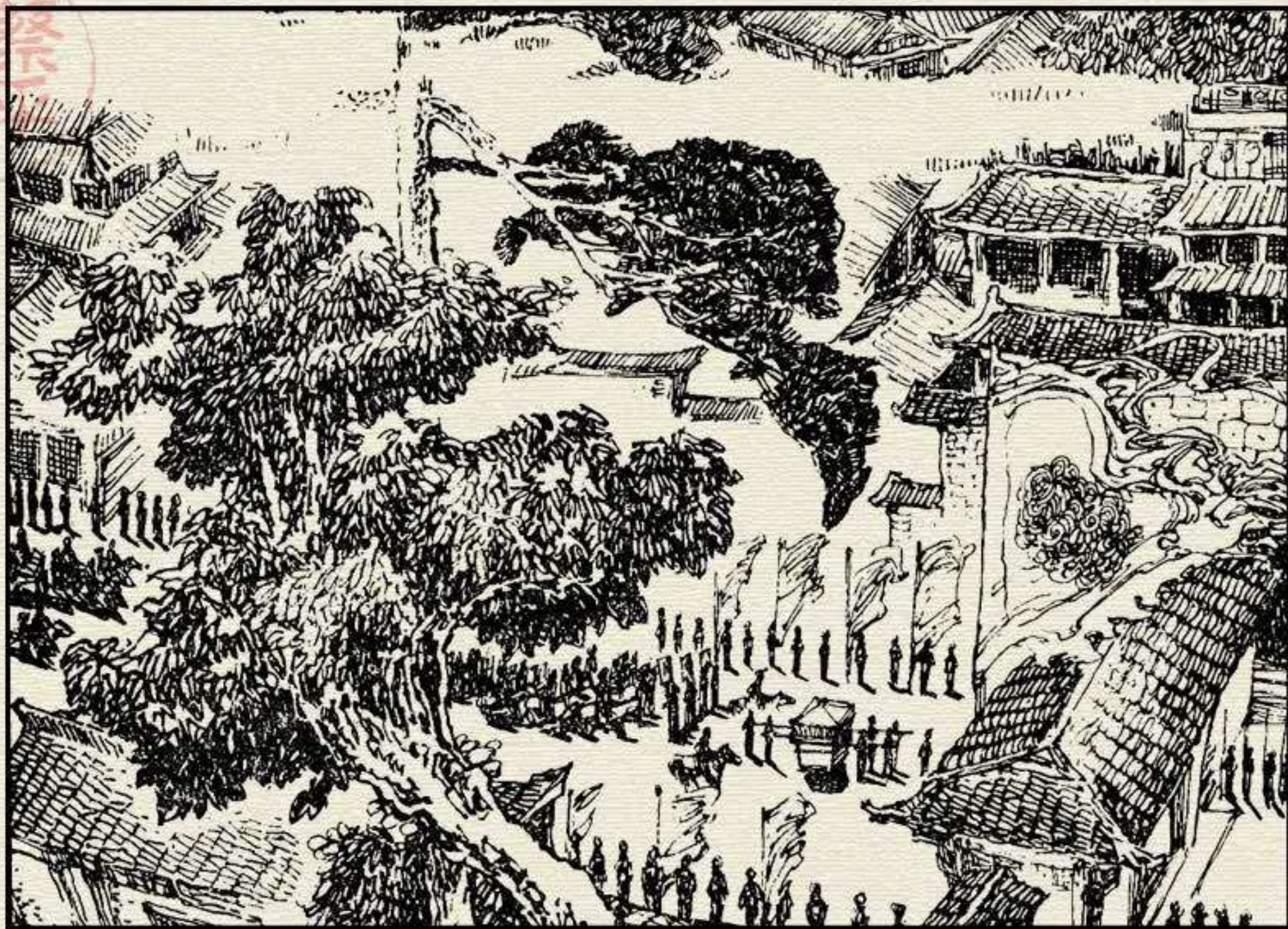
崇祯见到了杨嗣昌的情词激昂的奏疏，就封他为“督师辅臣”，并且又慷慨大方地赐他精金百两，赏功银四万两，饷银五十万两。崇祯把“剿灭流贼”，拯救危局的希望，全放在杨嗣昌的身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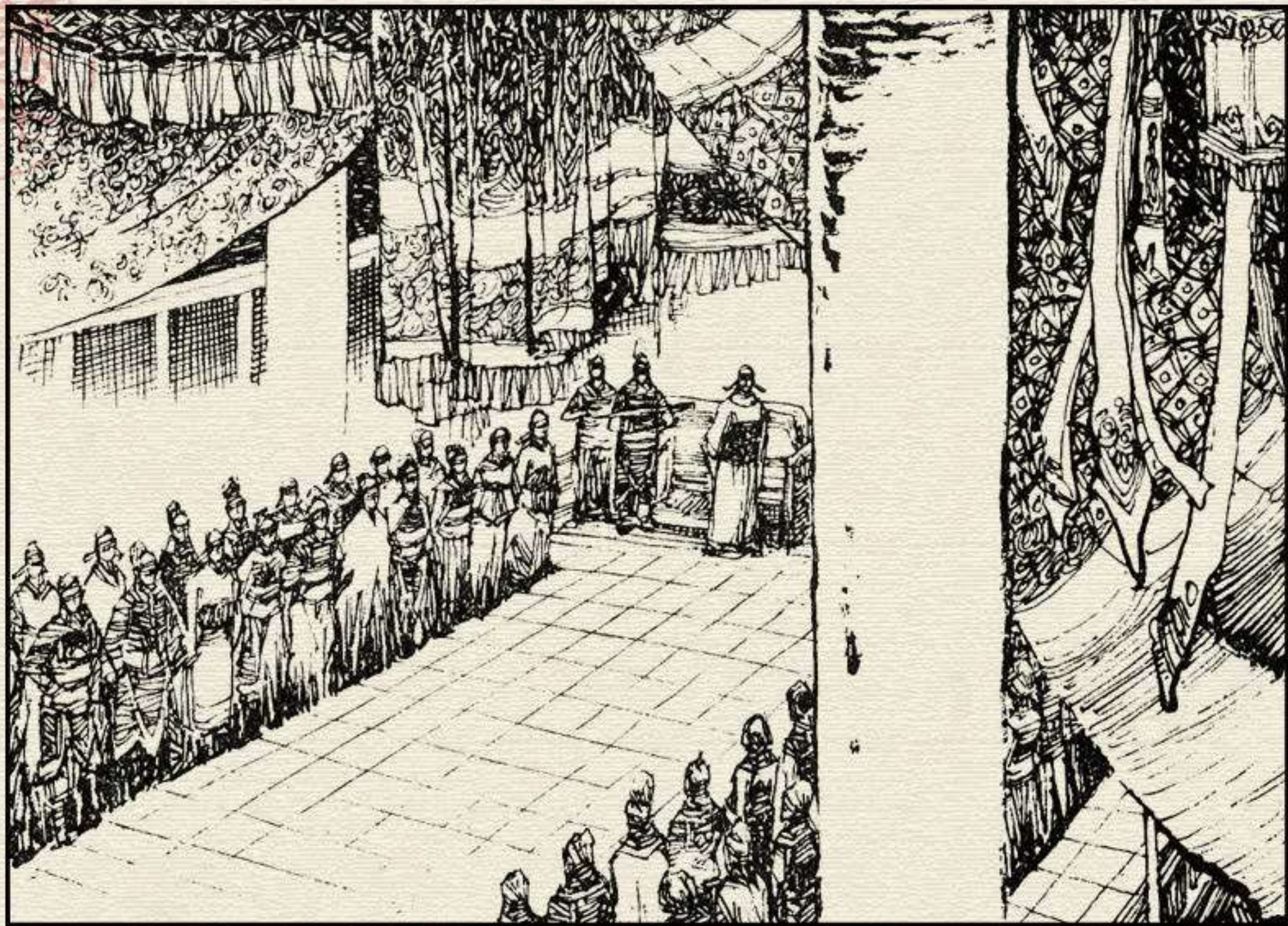
杨嗣昌怀着对皇帝感恩的心情启程了。他日夜赶路，奔赴襄阳。在路上，他就用十万火急的文书通谕湖广巡抚、郧阳巡抚，以及在这一带的统兵大员，统统于九月底赶到襄阳，听他面授机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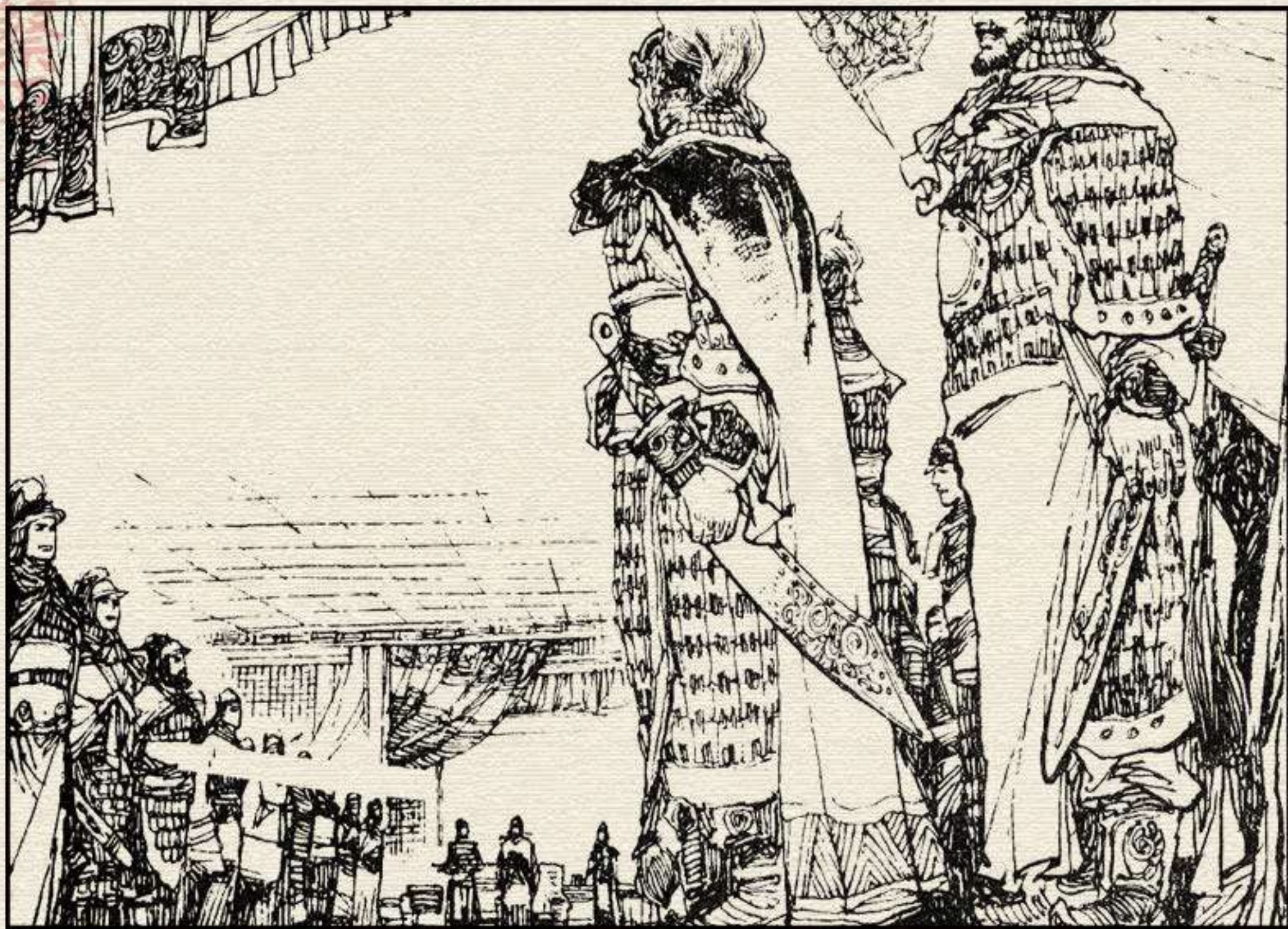
杨嗣昌到了襄阳，督师行辕附近，岗哨如林，前后左右的街巷非常肃静。特别是他在今天要召开军事会议，预先指示僚属们作了一番布置，更显示督师辅臣的威重。





咕冬冬三声炮响，辕门大开。文武大员分两行鱼贯而入。他们按品级，依次向杨嗣昌行了报名参拜大礼，躬身肃立，恭候训示。杨嗣昌没有马上训话，也没有让大家就坐。





停了好一阵，杨嗣昌才开始训话。他首先引述皇帝的口谕，把大家“剿贼”无功训诫一顿，接着宣布今后如有玩忽军令，作战不力者，定要严厉惩办，决不宽恕。众将官震惊失色，不敢仰视。





杨嗣昌训话之后，又说，关于今后作战方略，为机密起见，随后再分别训示。他吩咐大家下去休息，等候传见。众文武大员等他走后，才从白虎堂中依次肃然退出。





过了片刻，只见承启官走出白虎堂高声传呼：“请湖广镇总兵左大人！”左良玉对于自己的首先被召见，既感不胜宠荣，但又不免提心吊胆。





他跟着启承官穿过白虎堂，大声禀报：“湖广总兵左良玉参见阁部大人！”进到门里，赶快跪下行礼。杨嗣昌早已决定用“恩威兼施”的办法，来驾驭象左良玉这样的悍将，所以，对他行大礼并不谦让。





杨嗣昌告诉左良玉，皇上对他在罗猴山之败，十分震怒，贬将军三级。本督师拜命之后，自奏皇上，恳皇上格外降恩，赦免前罪，并封你为“平贼将军”，已蒙圣上恩准。





左良玉听了这席话，受宠若惊，跪下叩头，说：“这是皇上天恩，也是阁部大人栽培。良玉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答万一。”这时，杨嗣昌亲切地说：“将军请起。坐下随便叙谈。”





等左良玉坐下后，杨嗣昌先问近来的作战情况，对一些紧迫问题略作指示后，忽然问道：“据将军看来，目前剿贼，何者是当务之急？”左良玉回道：“最要紧的是足兵足饷。”





杨嗣昌又问：“足兵足饷之外，何者为要？”左良玉冲口说：“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财。”杨嗣昌轻轻点头：“这只是一个方面。依我看，倘能一扫将骄兵惰积习，使将士不敢以国法为儿戏，何愁李自成、张献忠不能扑灭！”





左良玉听了这席话，喏喏连声，并说出“誓死报国”的话。他正等待杨嗣昌详细指示作战方略，却见杨嗣昌将茶杯端了一下，说声“请茶！”他知道召见已毕，赶快弓身告辞。





杨嗣昌召见左良玉后，又分批匆匆召见了巡抚、总兵和监军。接见完毕，他决定趁着天不晚和襄阳百姓还不认识他，穿着便服，去看一看市容，同时，也听听百姓的舆论。





黄昏后，杨嗣昌来到了襄阳府衙门前边，见大门口没有守卫。他心中非常生气，叹息说：“熊文灿安得不败！”他决定速将老朽无能的现任知府革职。





他这么想着，便跟在仆人杨忠的背后，进入一家叫做杏花树的酒馆。当他们走到一张桌子边时，杨忠略微现出窘态，不敢就坐。这情况，被张献忠安插在店里的伙计识破了。





杨嗣昌含着微笑使个眼色叫他大胆坐在上首，自己却在下首坐定，向堂倌要了酒菜和米饭。随即，作商人打扮的中军副将和校尉们都进来了。





杨嗣昌是个十分机警的人，一坐下就偷偷地用眼睛在各个桌上瞟着，同时留心众人的谈活，许多人谈论阁部大人来襄阳后的一切作为果不寻常，看来“剿贼”军事从此会有转机。





杨嗣昌听到人们对他的评论，暗暗感到高兴。他偶而一转眼，看见左边墙上贴着他的告示，同时也看见不少人在注意那上边写的活捉张献忠、李自成的尝格。





杨嗣昌回到行辕已经很晚了，但他还要批阅重要文书。这时，一个亲信走了进来，压低声音说：“阁部大人，今晚有几个锦校来襄阳，有旨逮熊大人进京问罪。”





杨嗣昌一惊，因为他想着皇上做得如此急速，足见对熊文灿的“剿抚两失”十分恼恨，逮进京城定斩无疑。他想到自己将来倘若“进剿”无功，如何收场？不禁感到心寒。





张献忠探知杨嗣昌出师襄阳，正调集左良玉和贺人龙的人马，围攻玛瑙山。他虽然召左右亲信商量过对策，但他因为陶醉于连续胜利和周围很多人的阿谀逢迎之中，没有特别重视。





尽管献忠瞧不起左良玉，但还是作些准备。闰正月下旬，他将人马拉到川、陕交界的太平县境内，老营和三千人马驻扎玛瑙山，各营分驻在周围两三个地方，相距都在二十里以上。





他刚到玛瑙山几天，军师徐以显提议要在一些险要路口派兵把守，以防官军偷袭。献忠听罢，笑道：“老徐，你不用过分担心，老左是咱手下败将，听咱老张名字，他就头皮发麻。”





张大经频频点头：“大帅所言极是。左良玉决不敢再次贸然深入。”  
徐以显摇头说：“不然。左良玉久经沙场，断不会因吃了一次败仗，就惊魂落魄，不敢再战。”





献忠哈哈大笑：“你放心，他们谁也不敢往玛瑙山来。咱们的粮食不多，每天派小股人马四出打粮要紧。”左右人员都附和献忠的看法。徐以显怕触怒献忠，也不愿多说了。





献忠随即命亲兵叫来一群担任打粮的大小头目，因为打粮不多，将他们臭骂一顿。大家本想说出打粮的种种困难，但看他正在发火，都低着头，不敢吭声。





献忠虽然对打粮的头目们骂得很粗鲁，但他心中也明白大家确有困难，便收住怒容，询问大伙，为什么这几天连一颗粮食也没有搞到。





有个青年小头目叫春牛，大胆地说：“大帅，如今要打粮食，非到百里以外不行。可是，大帅你限定两天内完成，时间太紧，你就是砍了我的头，也打不到一颗粮啊。”





献忠捋着长须想了想，亲切地骂道：“好，只要你龟儿子能够打到粮食，五天回来也行。”大伙们听了都很高兴，准定在五天以内，带着粮食回来。





献忠完全没有料到，左良玉指挥的官军已经分几路向玛瑙山逼近，更没有料到春牛率领的打粮小队，遭到了自号“闯塌天”的叛徒刘国能的官军伏击。春牛壮烈牺牲。





刘国能将俘虏来的张献忠的一支打粮小队和得到的情况向左良玉禀报告，又献了一个破袭玛瑙山寨的计策。左良玉大喜道：“刘将军，你立大功的日子到了！”刘国能受宠若惊，表示要效犬马之劳，以洗前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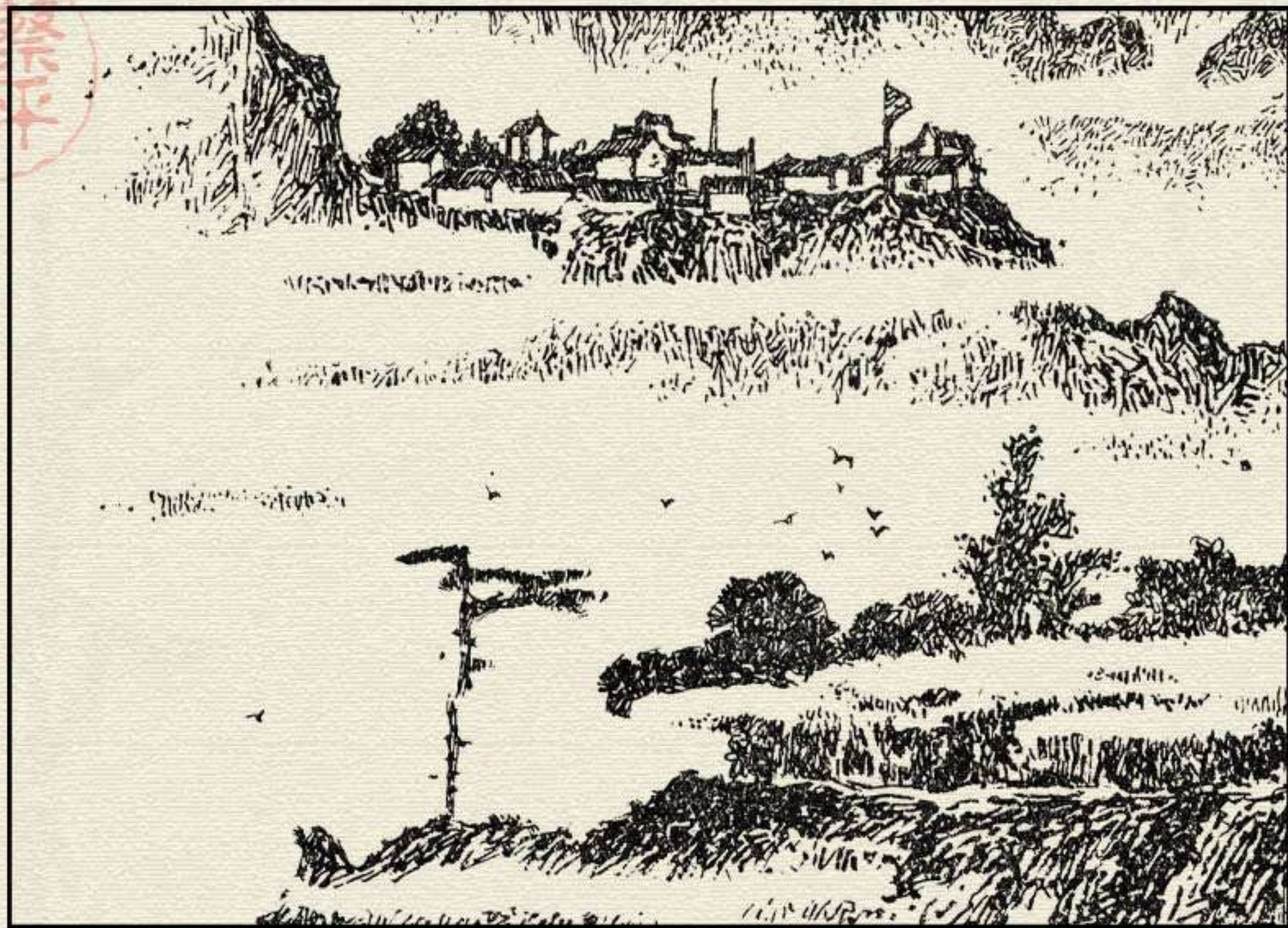
忽然，左良玉感到不放心，问：“张献忠十分狡猾，万一有防备怎么办？”刘国能说：“张献忠虽然狡猾，但一胜利便骄傲，一骄傲便疏忽大意，他这个毛病我知道最清楚。”左良玉随即令他为前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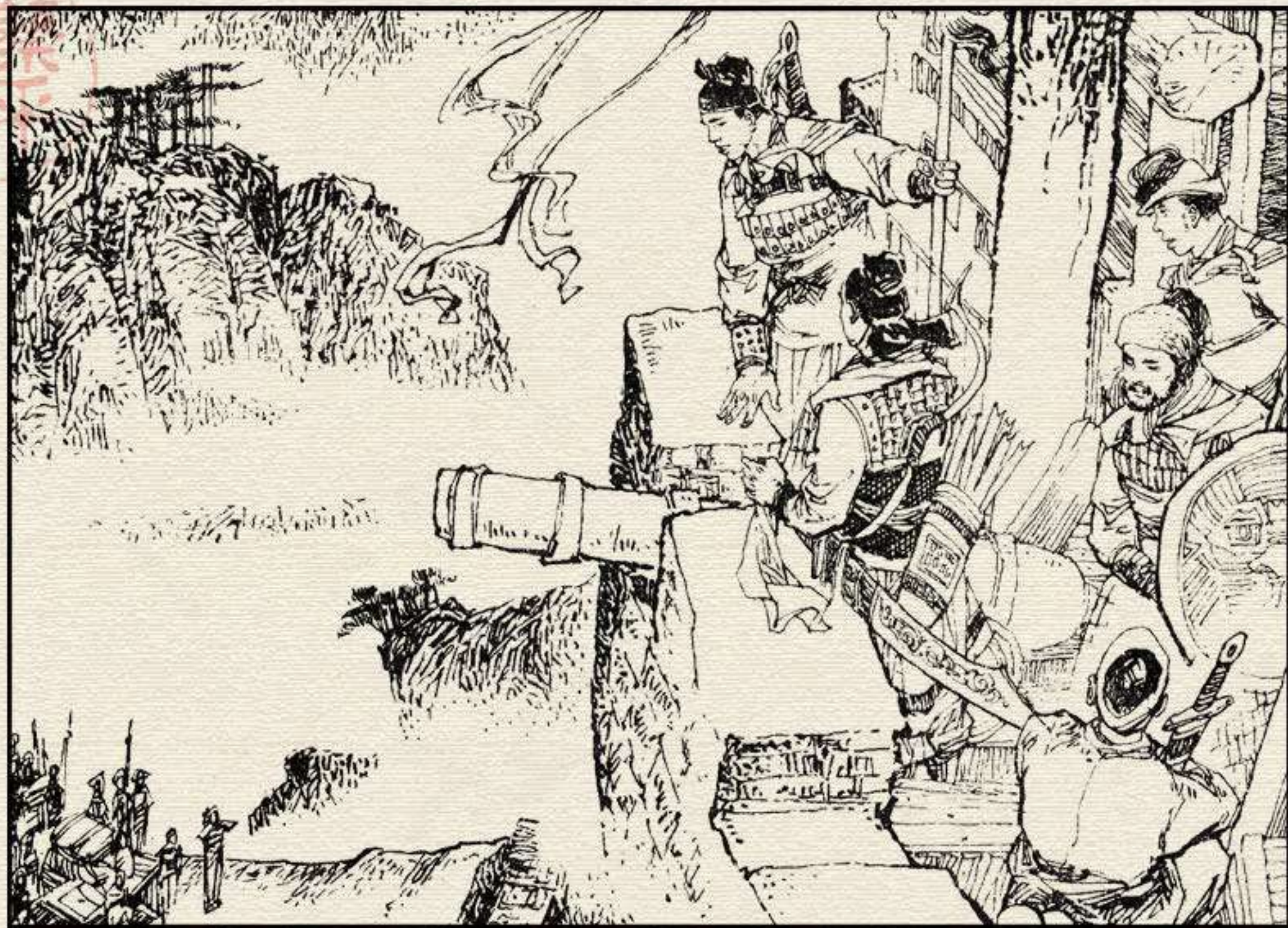
未时还没有过，刘国能先带着自己的两千人马和伪装的打粮小队，迅速出发，秘密进军。左营精兵，紧紧跟后。





闰二月初七，玛瑙山在黎明时就开始起雾。在白雾和曙色的交融中，山寨寂静，偶尔有守寨士兵的询问声。





突然，有个守寨门的士兵，听见从浓雾中传来的马蹄声，警觉了起来，凭倚寨垛下望。他听见了众多的脚步声，喘气声，向寨门走来，立刻大声问：“谁？干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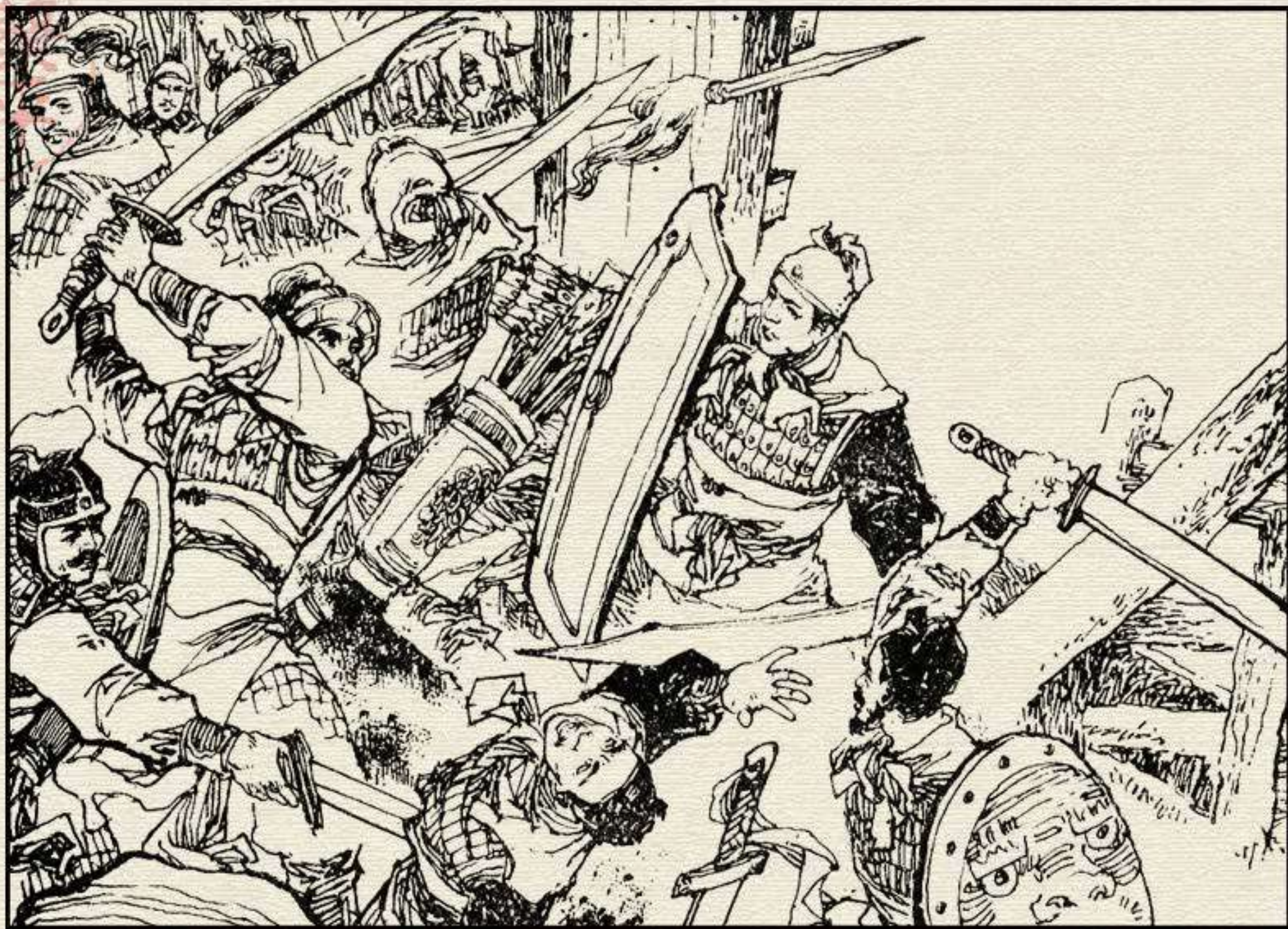
寨外拍了两下掌声。寨上回了掌声，问：“谁的小队？”寨外回道：“春牛的打粮队。”寨上头目兴奋地说：“啊，春牛，恭喜你回来啦！”说罢，便吩咐打开寨门迎接。





伪装的刘春牛怕自己被认出是假，一直停在寨门外，好象忙着照料打粮队进寨。一个没有背粮食口袋的大汉夹在队伍中间，来到那守寨头目的面前，忽然将眼睛一瞪：“你认识我么？”





那守寨的头目感到来者不善，抓住剑柄严声问：“你是谁？”叛徒刘国能一剑刺去说：“我是‘闯塌天’！”站在寨门里的西营弟兄们措手不及，顿时都被砍倒。





刘国能一路上只担心混不进玛瑙山寨，如今一进了寨门，就象一头凶猛的野兽一样，直向猷忠的老营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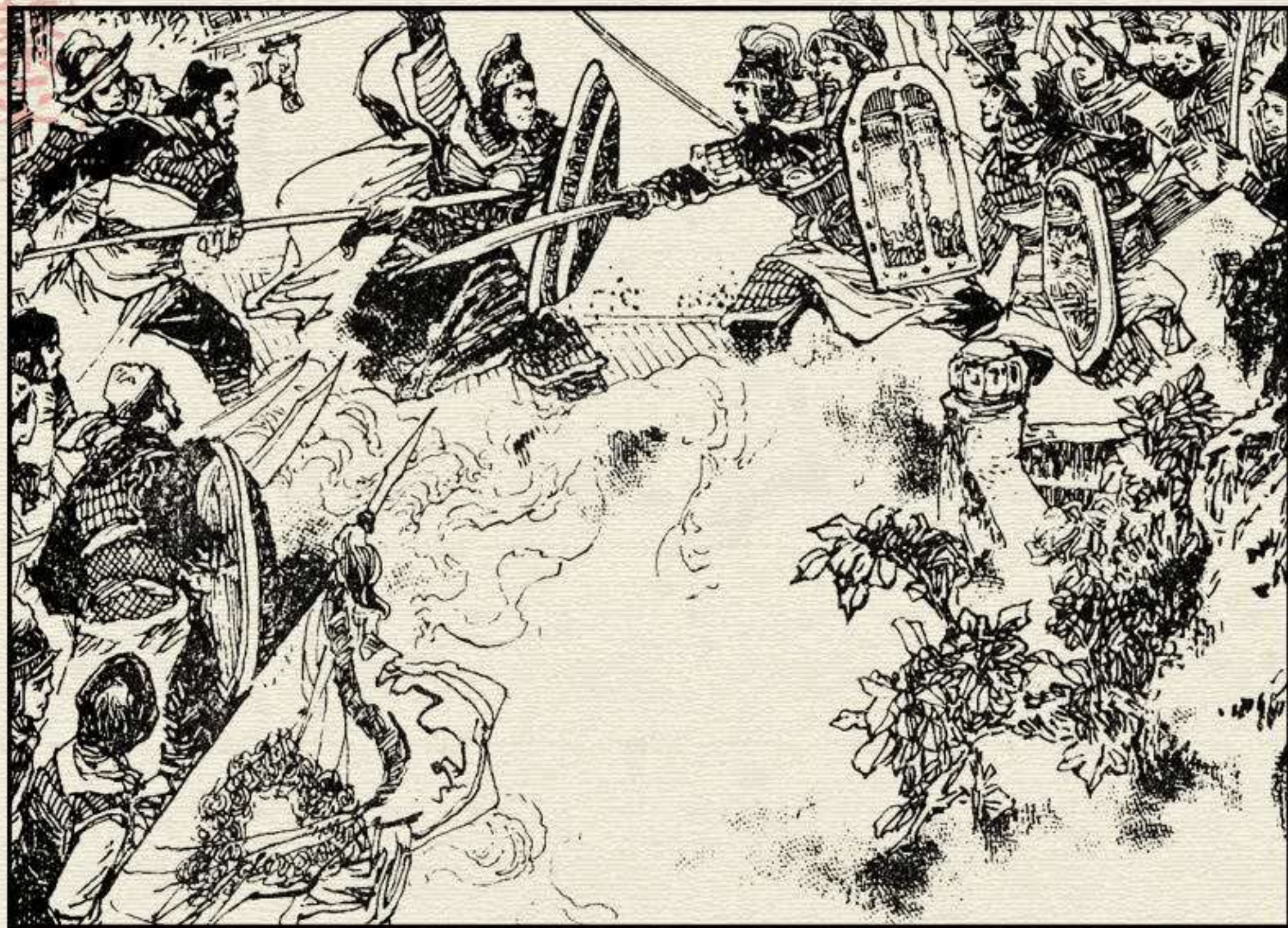
这天早晨，起得最早的，是张献忠的第四个养子张定国和军师徐以显。他一听到呐喊声，立即拔出宝剑，大叫一声：“全跟我来！”他的亲兵紧紧跟上，向外奔去。





徐以显听到呐喊声，立刻奔出小院大门，一看是官兵偷袭老营，他立刻退回一边，将大门关上，一边命令亲兵们赶快爬上房坡，用弓箭射击敌人。





张献忠的老营驻有三、四百人。他的第三养子张能奇住在里边，专负守卫老营的重任。他刚起床，听见呐喊，将刀一挥：“弟兄们，跟我来！”随即同敌人开展了激烈的搏斗。





猷忠也被呐喊声惊醒了。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奔到院中，一听，知道是官军前来劫寨，大门外正在厮杀。他沉着地对亲兵说：“走，将龟儿子们赶出去！”便向大门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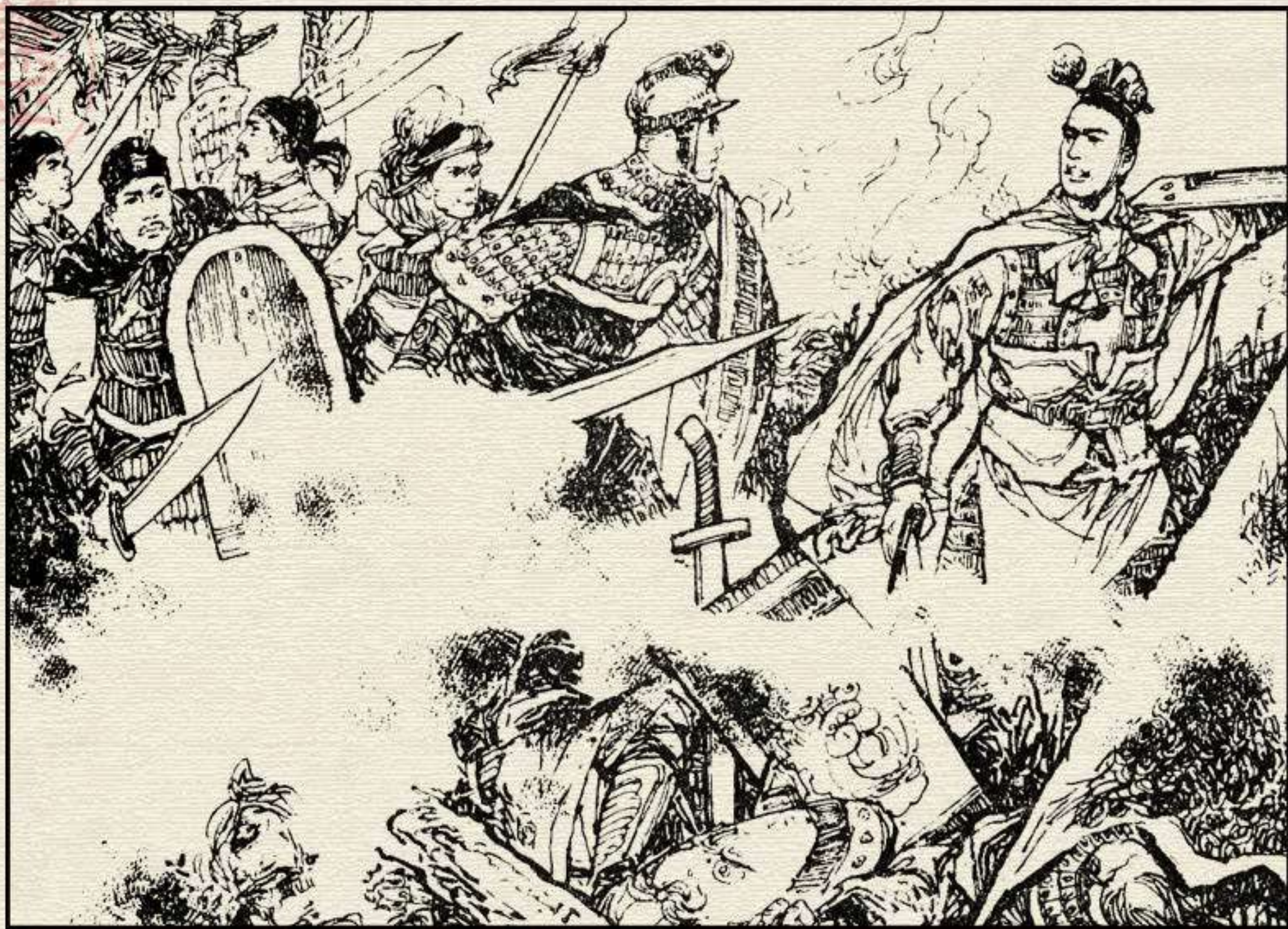
老营大门外的一阵白刃混战，完全出官军将领们意料之外。张定国正在奋战，忽听有人对他大声招呼：“宁宇侄，赶快投降，愚叔保你不死！”





张定国一看是刘国能，对于山寨如何被劫的事，心中恍然清楚。他冲到刘国能面前，骂了一句：“叛贼休逃！”猛地向刘国能刺去。刘国能用刀格开他的宝剑，转身便走。





当张能奇率领一起人奔出老营大门时，定国身边的弟兄们大多伤亡，但他仍旧鼓励左右奋力杀敌。一看见能奇出来，大声说：“三哥，刘国能在这里，莫饶他！”便随大伙向敌杀去。





转眼之间，猷忠也率领一起人马杀了出来，同两个养子会合。敌人一看是张猷忠，立刻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大喊要“捉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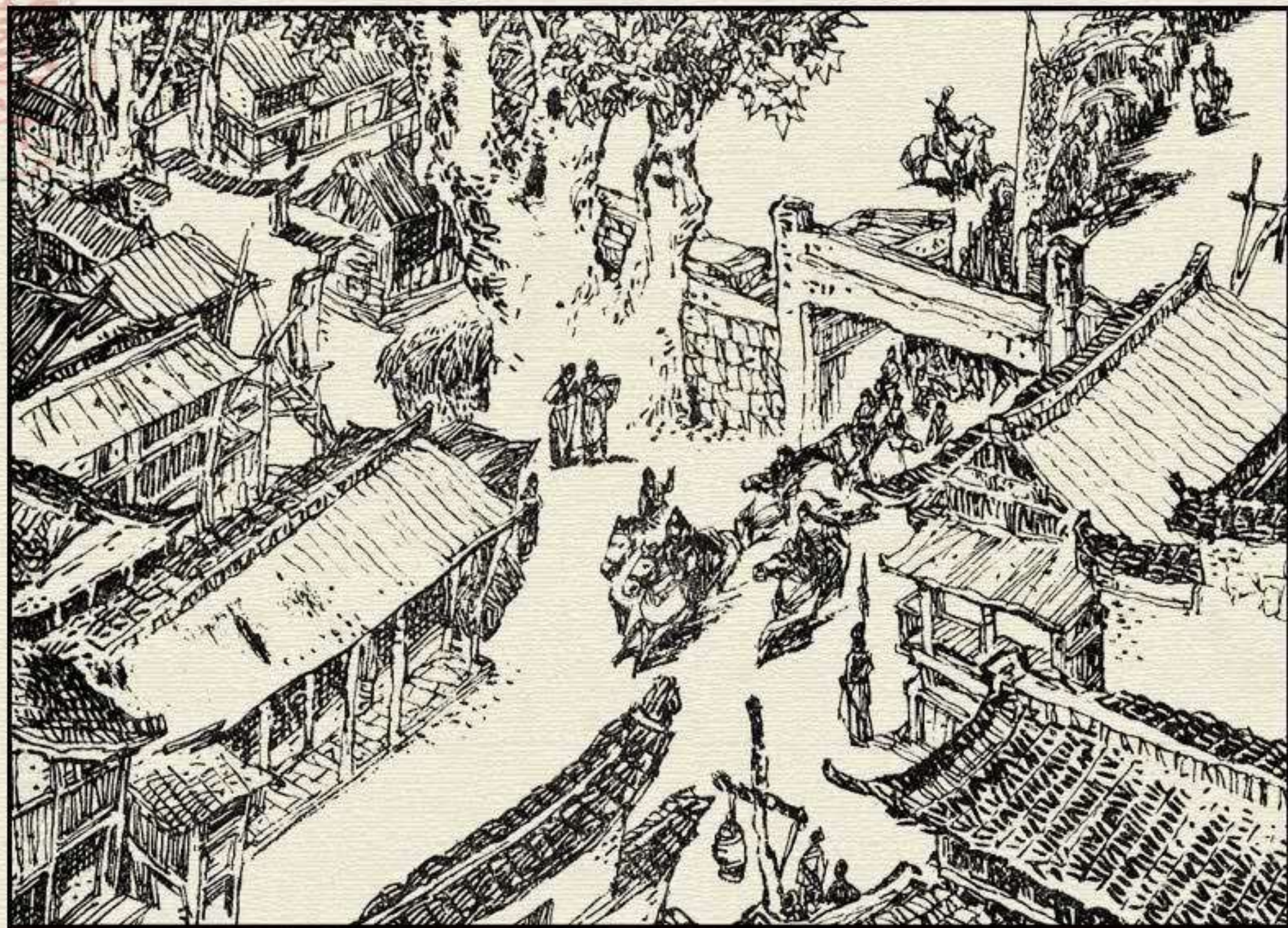
徐以显已经负伤，身边只剩下几个人，杀开一条血路奔到猷忠身边，大声说：“大帅快走！”猷忠将宝剑一挥：“走，杀出去！”一边同敌人厮杀，一边向西撤退。





三天后，猷忠把人马转移到了水右坝。在那里，他弄清了玛瑙山损失的情况。虽然老营被劫，但西营主力驻在二十里外，未受损失。然而他的妻妾和唯一的亲生幼子却都被俘和死亡。





献忠为安定军心，鼓舞士气，并决定今后去向，在小镇召开军事会议。经讨论，决定转移到兴归山中，休息兵马，收集散亡，补充军资，和驻扎在巫山和大昌境内曹营靠近。





队伍在兴归山中驻定以后，左良玉为保存实力，按兵不动，别处的官军也不敢贸然进攻。献忠利用这个时机，整顿队伍，购买粮食。到了四月中旬，他的队伍又振作起来。





一天，白文选前来向猷忠禀报，说李自成的人马已从武关突围出来，现在向兴归山中方向而来。猷忠以为李闯王已经走投无路，前来投奔他的，心中很为高兴，但又不知如何处置？





原来自成早有离开商洛山的方案。他看准了杨嗣昌专力对付张献忠的时机，突然从武关突围出来。直到第三天，郑崇俭才得到确实探报，但自成已经率主力，走得无影无踪了。





队伍经过长途奔波，走到离白河县城五十里的地方，时已黄昏。自成见将士们疲惫万分，决定在这里休息到二更时继续动身，赶在天明时，出敌不意，攻占白河县城。





尽管自成的队伍在出武关三天后才被郑崇俭发现，但十万火急的文书，却在他的前边飞到了贺人龙的手里。贺人龙立刻亲自率领人马，奔救白河，截击闯王。





追击的官军，以为农民军早已过了白河，没有料到李闯王会在这山脚下停留。官军为着赶路，灯笼火把齐点，走在荒山中，远望象一条蜿蜒曲折的火龙。这情况被闯王的巡逻小校发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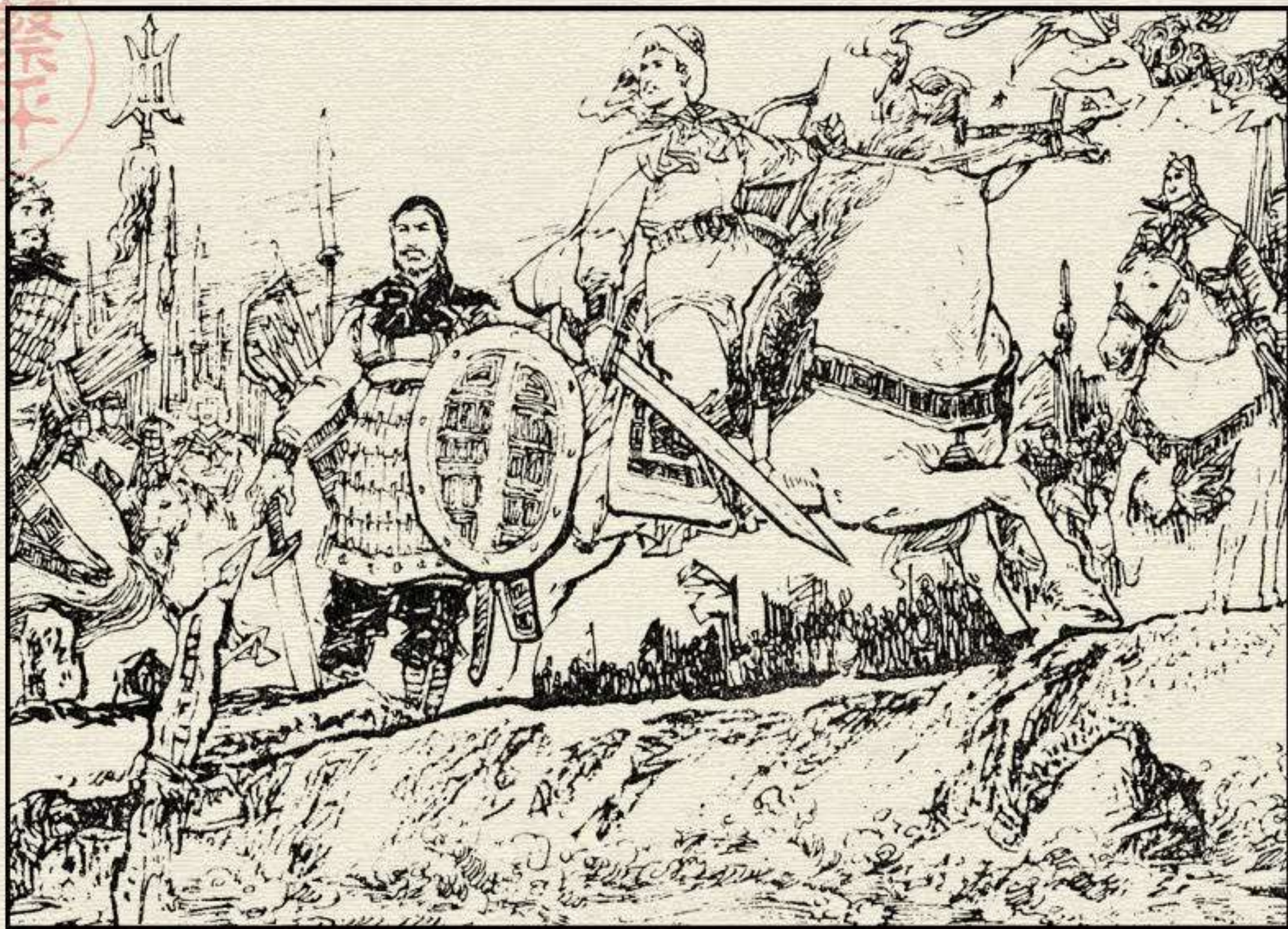
自成得到禀报，立刻告诉几位大将，整队出发，按原计划袭占白河，只把郝摇旗的断后部队留下，截击追赶的官军。





天色渐渐亮了。离白河渡口还有五、六里路。自成要在拂晓前过汉水，袭占白河县城的打算是不可能了。闯王和几位大将一商量，决定拚力夺取白河渡口，强渡汉水。





自成原想着贺人龙已经派将士扼守渡口，准备派骑兵去一阵冲杀，将敌人赶跑。不料竟毫不费力地占了渡口。隔河望望白河县城，城头上静悄悄的，使他深觉奇怪。





忽然，发现离渡口不远的小山背后有旗帜影子。自成恍然猜到了敌人的诡计，立刻派马世耀率领三百骑兵，往小山坡搜索敌人，又命李过率领骑兵，涉水过江，占领南岸，将船只送过江来。





李过接到命令，挥鞭一呼：“随我来！”首先跃马下水，二百骑兵，策马竞渡。南岸的敌人，原以为这里水深流急，农民军不敢从这里下水，如今看见这种情形，慌忙向江中射箭。





李过毫不畏惧，跃马上岸，一连砍杀十来个敌人。弟兄们跟着纷纷登岸，勇猛向官军乱冲乱砍。官军措手不及，死伤满地，有一部分抛掉兵器，落荒而逃。





隔着树林，贺人龙窥见李自成在岸上列队严整，又看见南岸的官军溃逃，心中大惊：“这哪象饥疲之师！”平日惧怕李自成的心理突然恢复。于是，他下令擂鼓，指挥伏兵杀出。





贺人龙的伏兵齐起，向江岸上的义军三面包围而来。李闯王骑在乌龙驹上，立于通向江岸的路口，稳如泰山。贺人龙见了这情形，不敢逼近，只是虚张声势，为自家壮胆。





义军分批渡江，队伍一直不乱。贺人龙打消了活捉李自成的妄想，只希望不折老本，等闯王的人马过得差不多时，截断队伍尾巴，杀伤一些，然后向杨嗣昌“报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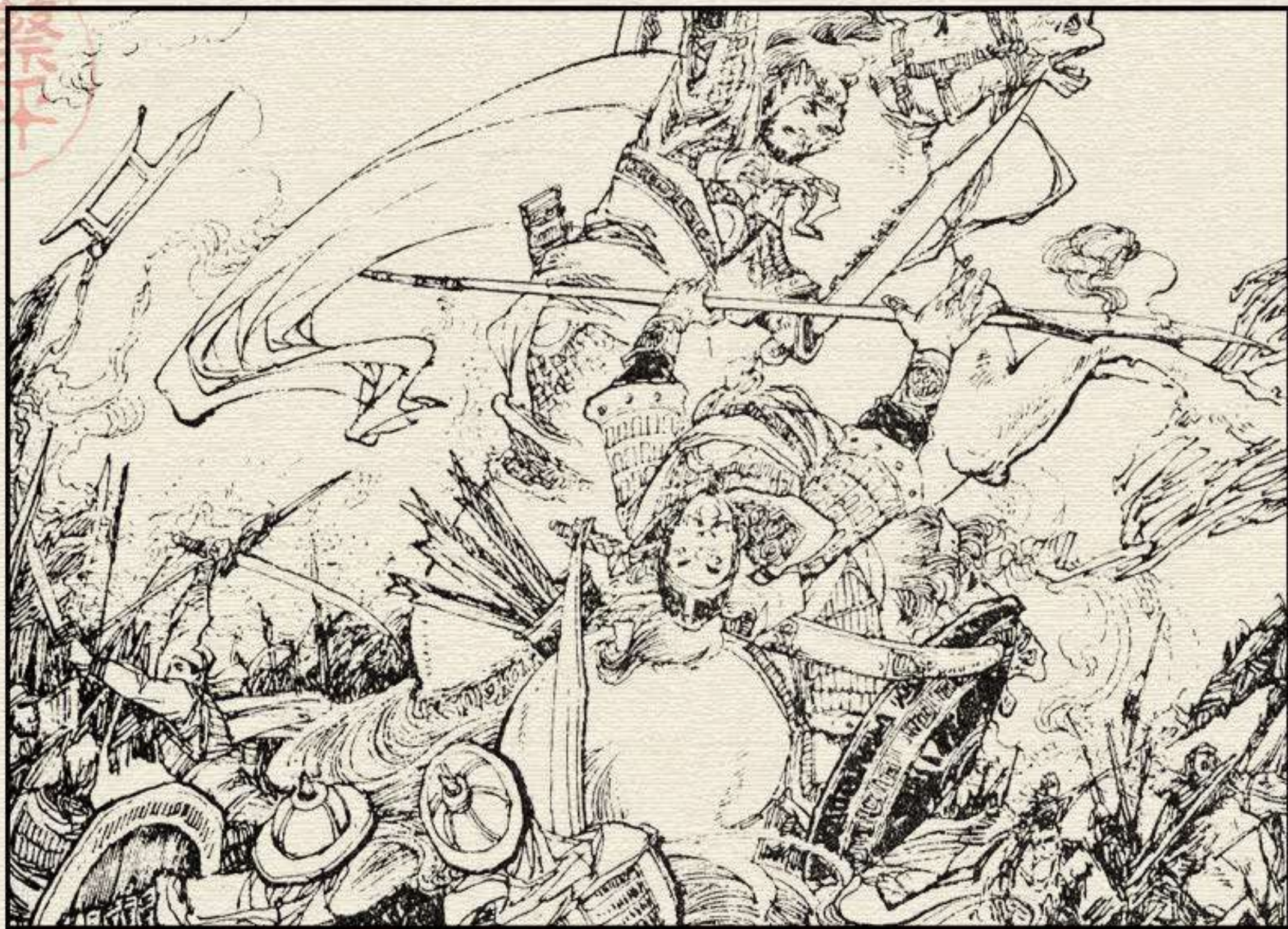
当刘宗敏和郝摇旗率领的断后部队正要渡江的时候，贺人龙认出了他，顿时产生了活捉刘宗敏建立大功的念头。他将令旗一挥，指挥官军拚死杀来。





宗敏见情况起了变化，立刻回马登岸，举刀大声命令：“步兵等船过江，骑兵一齐迎战，收拾贺人龙！”随即同郝摇旗冲入敌军核心，直取贺人龙。





贺人龙看见刘宗敏，故意且战且退。宗敏追了一段路，识破诡计，拔马而回。但摇旗一则杀得性起，二则要保护刘宗敏，就这样被敌人隔开了。





宗敏杀了一阵，寻找不到摇旗，想着他不是阵亡，便是被俘。而自己从这个渡口过江也不可能。于是，他勒转马头，杀开一条血路，向下游寻找可以渡江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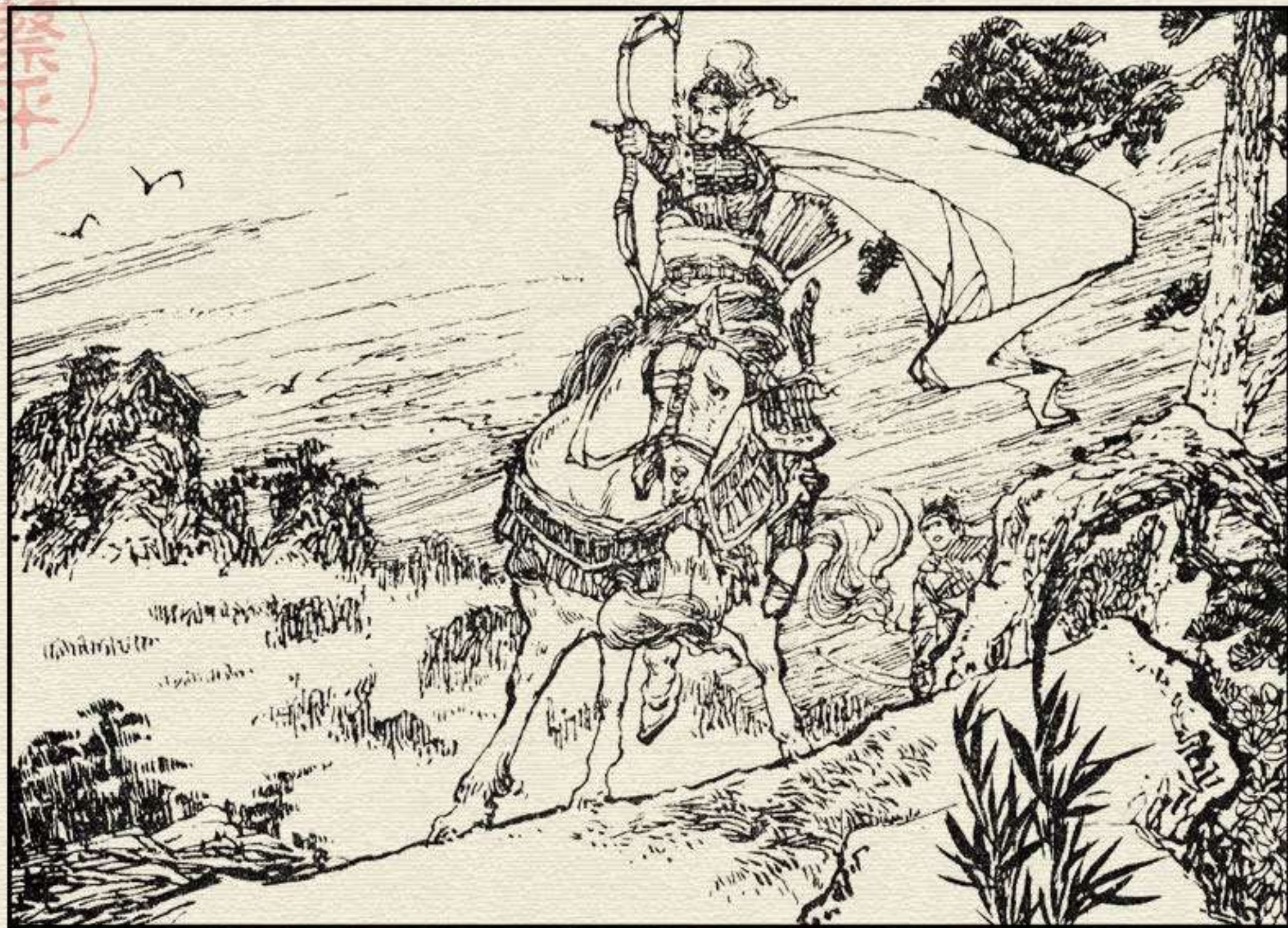
由于地形不熟，宗敏陷入了绝境。他见身边只剩下三个亲兵，并且都已挂彩，立刻命令他们，把余下的箭统统给他，要他们赶快找个地方游过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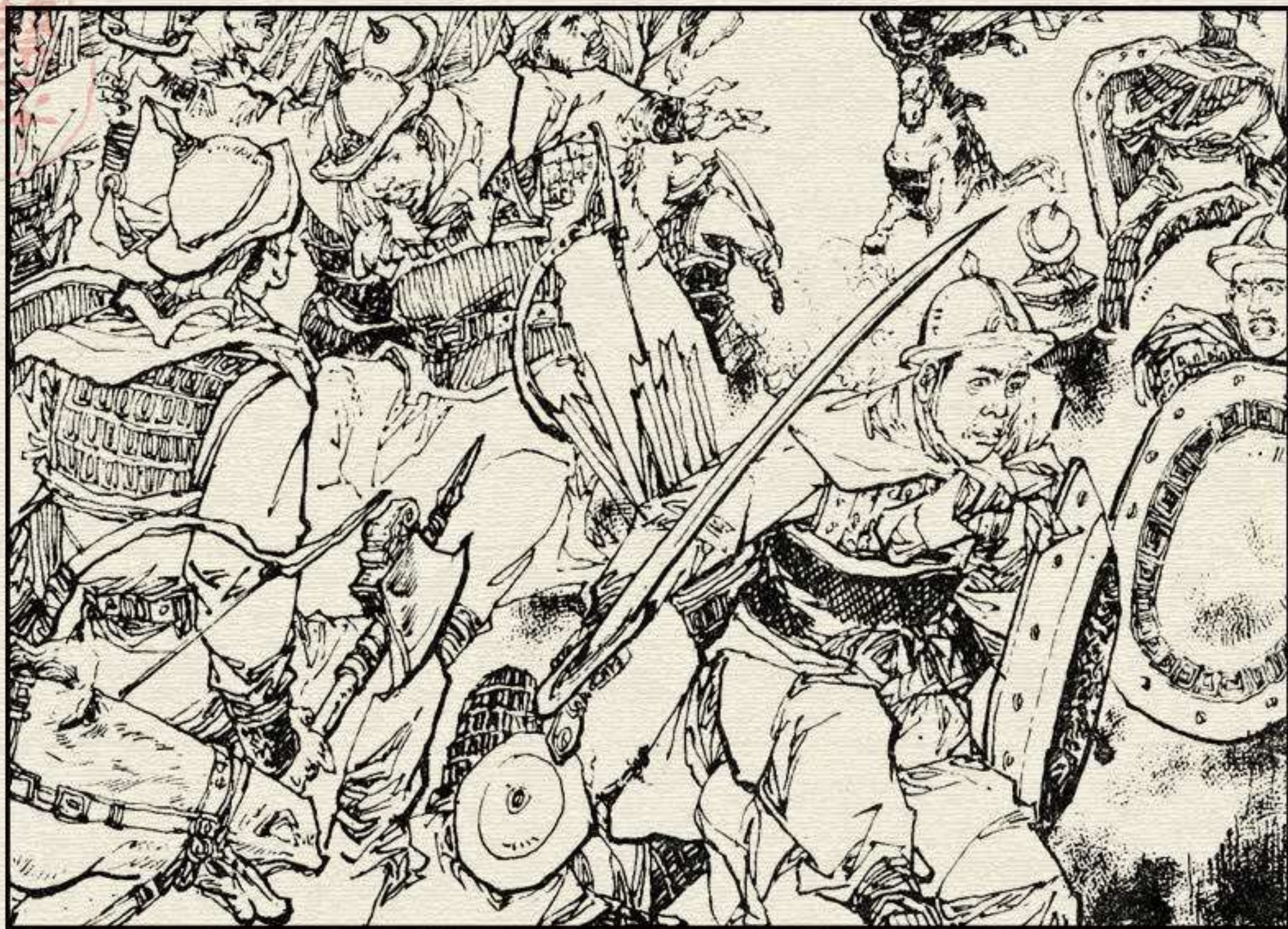
亲兵们知道宗敏要单独留下，一齐要求他先逃走，由他们抵挡官兵。宗敏见敌人已快追到，厉声说：“快离开，违令者斩！”三个亲兵有两个因舍不得离开他，但又不敢违令，哭着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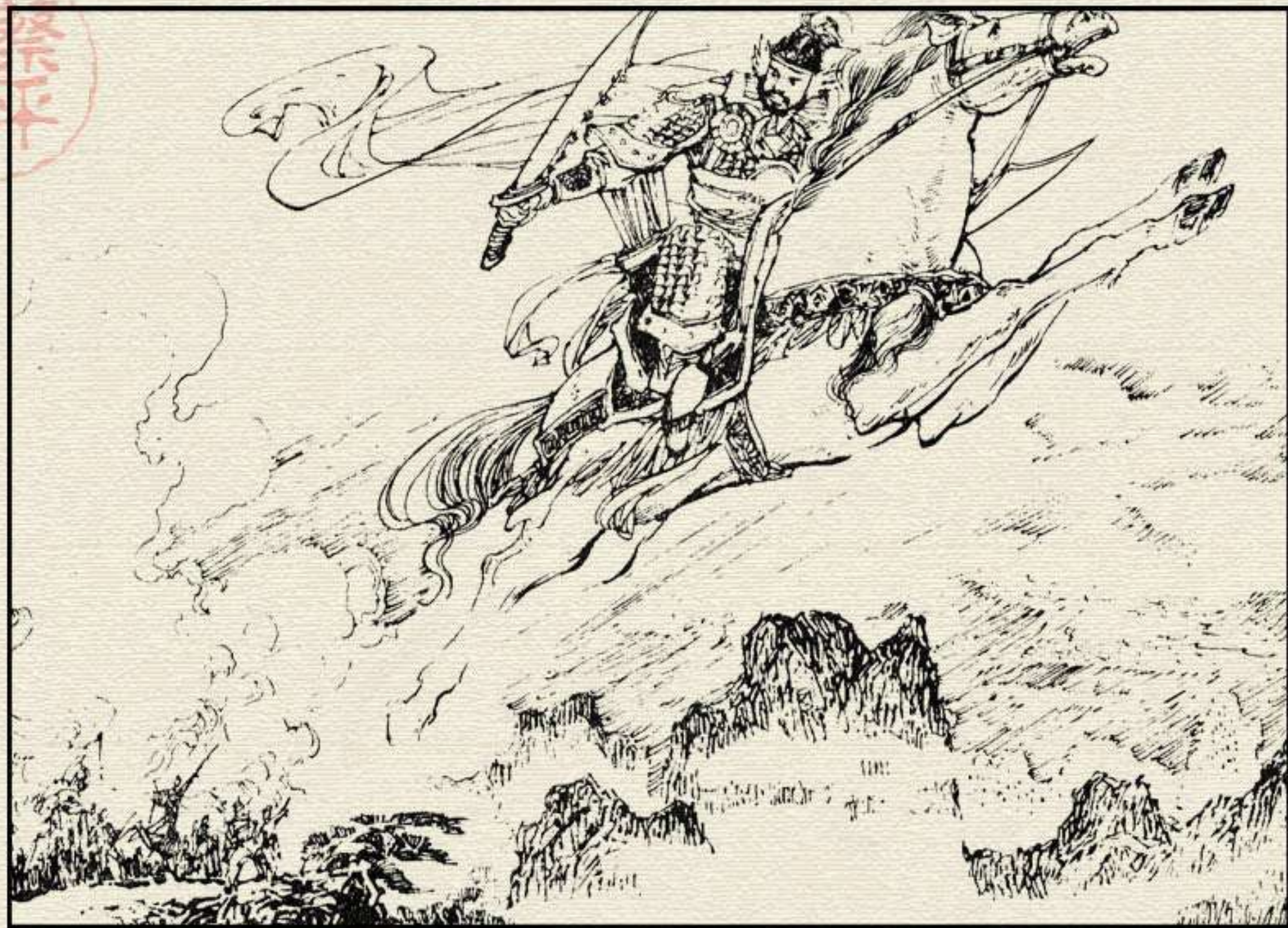
有一个逃了几步又折转回来，藏在一棵松树背后，没有让宗敏看见。宗敏向后退一步，张弓搭箭，不断地射杀企图逼近的敌人。





官军看见宗敏的箭完了，打算捉他向北京献俘，疯狂向他扑来。宗敏大吼一声，挥刀向敌人杀去。官军突然听见他的怒吼，顿时惊慌失措，纷纷奔逃。





宗敏趁机勒转马头，奔到悬崖，猛抽一鞭。只见那战马象闪电一般，从悬崖上腾空而起，纵入蓝天，在两丈外向下落去，沉入江中。





官军蜂拥着奔向悬崖，看见白马载着宗敏划开绿波，向对岸游去，便举弓射箭。这时，留下的宗敏亲兵，从草丛中一跃而起，一连砍掉了几个敌人，自己也壮烈牺牲了。





自成见宗敏策马走上江滩，万分高兴，但听说摇旗下落不明，又觉得难过。由于时间紧迫，他命义军立刻整队起程，绕过白河县城，向南奔去……





张献忠知道李闯王已来到兴山境内，离他屯兵的白羊寨只有几十里远，这就使他不得不赶快决定处理自成前来投奔的问题。他首先征求徐以显的意见。





徐以显早已胸有成竹，只是见猷忠的眼睛里含有狡猾的微笑，故意笑而不答。猷忠说：“老徐，你怎么装哑吧了？”徐以显反问道：“大帅以为明朝的江山还有多久？”





献忠接过话说：“我看它好象是快要熟透的柿子，在枝上长不长了。”徐以显回道：“大帅是想自家摘下来吃，还是等着让别人摘去吃？”献忠冲口说：“凭什么快到手中的果子让别人吃呢？”





徐以显见时机成熟，说：“我还是在谷城的那个主意。”猷忠心  
中一动，但故意摇摇头：“如今就对李自成下毒手，不是时候！”徐  
以显冷笑说：“大帅，失去时机，后悔就晚了。”





献忠没有马上说话，望着军师沉思一下说：“老徐，这样吧，咱们对自成先礼后兵。你去跟可旺商量商量，让我也多想一想。”徐以显离开献忠，跳上马，赶快奔往可旺的营盘去了。





自成把部队开到离白羊山寨约二十里的地方扎营，然后派袁宗第代他去见猷忠，说明来意，也顺便看看猷忠对他的态度如何。王吉元原是猷忠手下的小校，也一起去白羊山看望朋友。





宗第一到，献忠迎出老营，亲热地大声说：“老袁，什么风把你吹来？自成呢，捷轩他们呢？都好吗？”宗第笑着说：“敬帅，你噤哩啪啦问了一大串，叫我一口气也回答不完。”说毕，哈哈大笑了。





献忠用拳头捶捶宗第的脊背，说：“走，进里边谈谈去。日子真快，咱们从凤阳一别就是四年多啦！”他忽然转回头：“你是王吉元？在闯王那边还好吧？”吉元说：“回大帅，闯王待我很好。”





宗第同献忠进入上房，坐定之后，先回答了献忠所问的话，随即说明来意，并说以后诸事要多仰仗献忠。献忠笑了说：“我同你们都不是外人，说什么仰仗。”





说了一阵，猷忠把总管叫来，命他赶快派人向闯王的驻地送去二十石大米，还有几只猪羊。宗第对猷忠的慷慨热情，代闯王表示感谢后，就向猷忠告辞。





献忠本来准备同宗第一道去看闯王，因曹操派人送来一封密书，他只好让宗第先走，说：“汉举，你回去告诉自成，待我把一件事情办完，就去看他和众位朋友。”





他把宗第送走，立刻把徐以显叫到面前，秘密计议。因为刚才曹操派人前来下书，说他一、二日内赶到白羊山，所以，献忠对徐以显向他建议如何处置李自成的事改变了主意。





徐以显打量一下献忠的神情，劝他不要因曹帅将到而忽生犹豫，并告诉他要心狠，手辣、脸厚才能成大业。献忠沉吟片刻说：“好，依你的主意行事！”





徐以显走后，猷忠忽然联想到自己在谷城那段“伪降”的事，不禁感到脸上热辣辣的，自认为这种地方不如李自成宁折不弯。过了片刻，他的思想才重新转到自成身上，就率一群亲兵亲将出发了。





到了闯王的营盘，不等自成开口，他抢前几步，拉住闯王的手，热情地叫道：“李哥，咱弟兄俩又汇合到一块啦！”接着，他对跟在闯王身边的每个大将，都亲热地寒暄几句，然后由闯王陪同着往前走。





猷忠走进山门，见高夫人站在庙院中迎接他，连忙拱拱手：“嫂子，你真有办法，竟然在崤函山中牵着几千官军团团转！”高夫人回道：“敬轩，要不是明远同弟兄们齐心协力，我一个妇道人家的有什么办法。”





献忠笑了：“你这个妇道人家可是不凡，讲斗智斗勇，许多男将也得输你一着棋。”高夫人也笑了：“几年不见你八大王，你倒成了高帽贩子啦！”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把献忠让到大殿的前檐下坐下，闯王这边只留下几员大将相陪，其余的都散了。献忠喝了一口茶，抬头问：“李哥，今后有什么打算？”闯王说：“我兵力单薄，特来投靠你，打算跟你一起抵抗官军。”





献忠说：“你们来的正好，我正盼你来助我一臂之力，给杨嗣昌一点教训。快别说你是来投靠我。”自成诚恳地说：“说老实话，今后什么时候需要冲锋陷阵，我们决不会迟误不前。”





献忠转着大眼珠慢慢地把大家瞅了一遍，哈哈大笑：“乖乖！你们是怎么了？说话这么客气干嘛！”大家都说确实是一片诚意仰仗敬帅，请他遇事多做主，方好协力作战。





献忠站起来，向大家作了一个揖说：“为着表咱老张的一点诚意，我已经嘱咐明日安排酒宴，为你们大家接风。务请你们这边大小将领赏光。也算是庆祝咱弟兄们会师。”





听献忠邀请明日去赴宴，自成说：“敬轩，你的盛情我们一定领，不过我同捷轩、玉峰去就够啦！”献忠急忙说：“不，那你不给面子！我已经命将士们把李家坪让出来给你们住，明天早晨就开去好不好？”





闯王同宗敏、见秀交换一下意见，随即对猷忠说：“既然你把李家坪腾出来，我们决定明天下午移营。我同捷轩、玉峰明天下午去吃你的酒席，别的人一概不去。”





献忠那里肯答应，要求至少去二十名将领。自成同大家互相观望，既怕辜负献忠的一片诚意，又怕万一有紧急事故不好应付，说：“这样吧，在座几位大将全去。”献忠只好同意了。





献忠回到老营，屏退从人，小声对徐以显和张可旺说：“明天上午自成同他的几位大将前来赶席，其余的将领率领人马在下午移营。你们快去暗中准备。务要机密。”





谁知风声被献忠老营的一个小头目透露了出去。原来王吉元留在老营，同一些亲戚朋友见了面，那个小头目带着七分酒意，悄悄告诉他，明天中午恐怕不是好宴，嘱咐他躲一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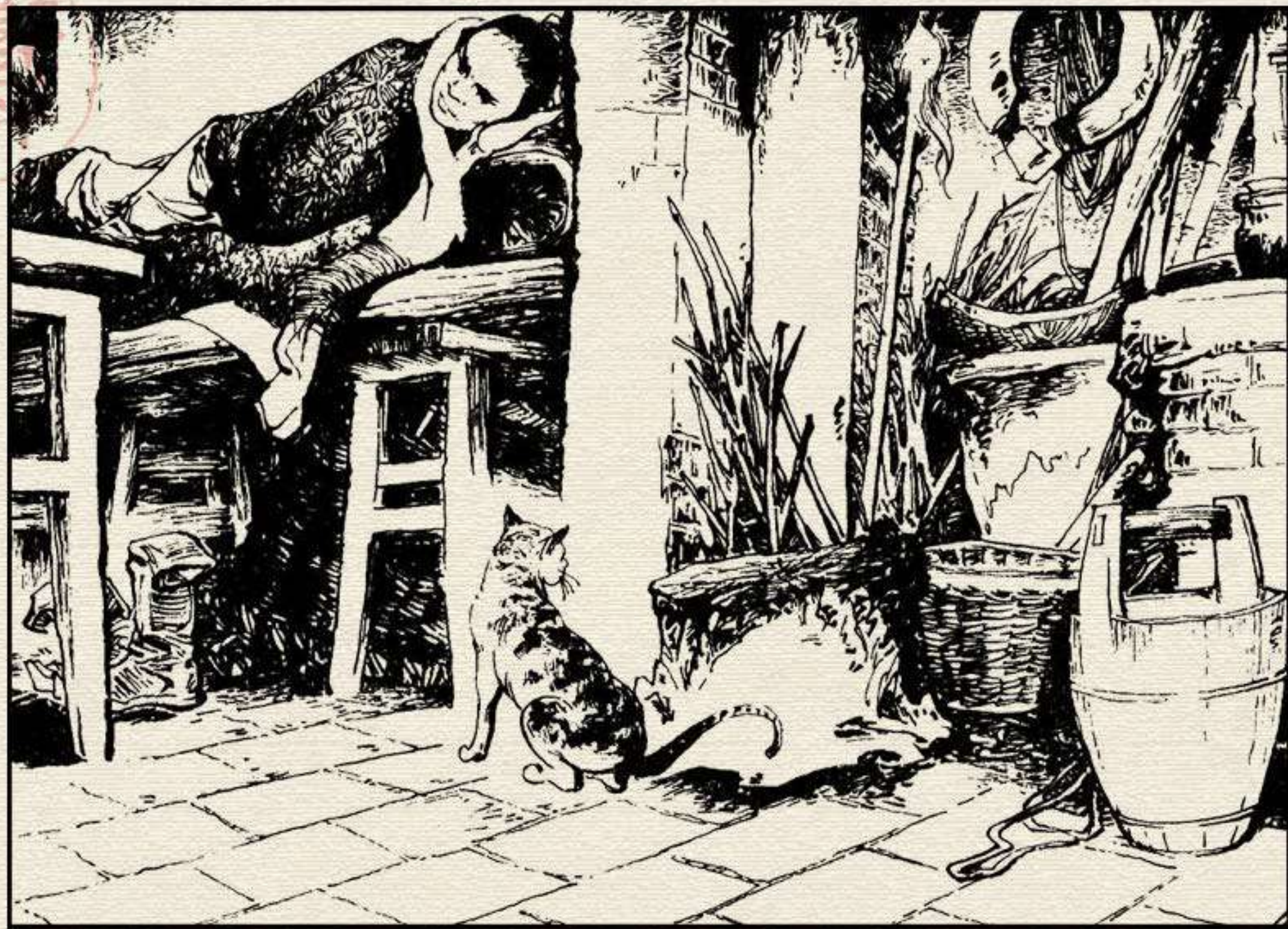
吉元听了猛吃一惊：“怎么不是好宴？”那拜兄悄声说“我见大少帅和军帅咬耳朵，分明商量明白迎接闯王的事，不象是怀好心。还有今日把李家坪腾出来，暗中却埋伏三千精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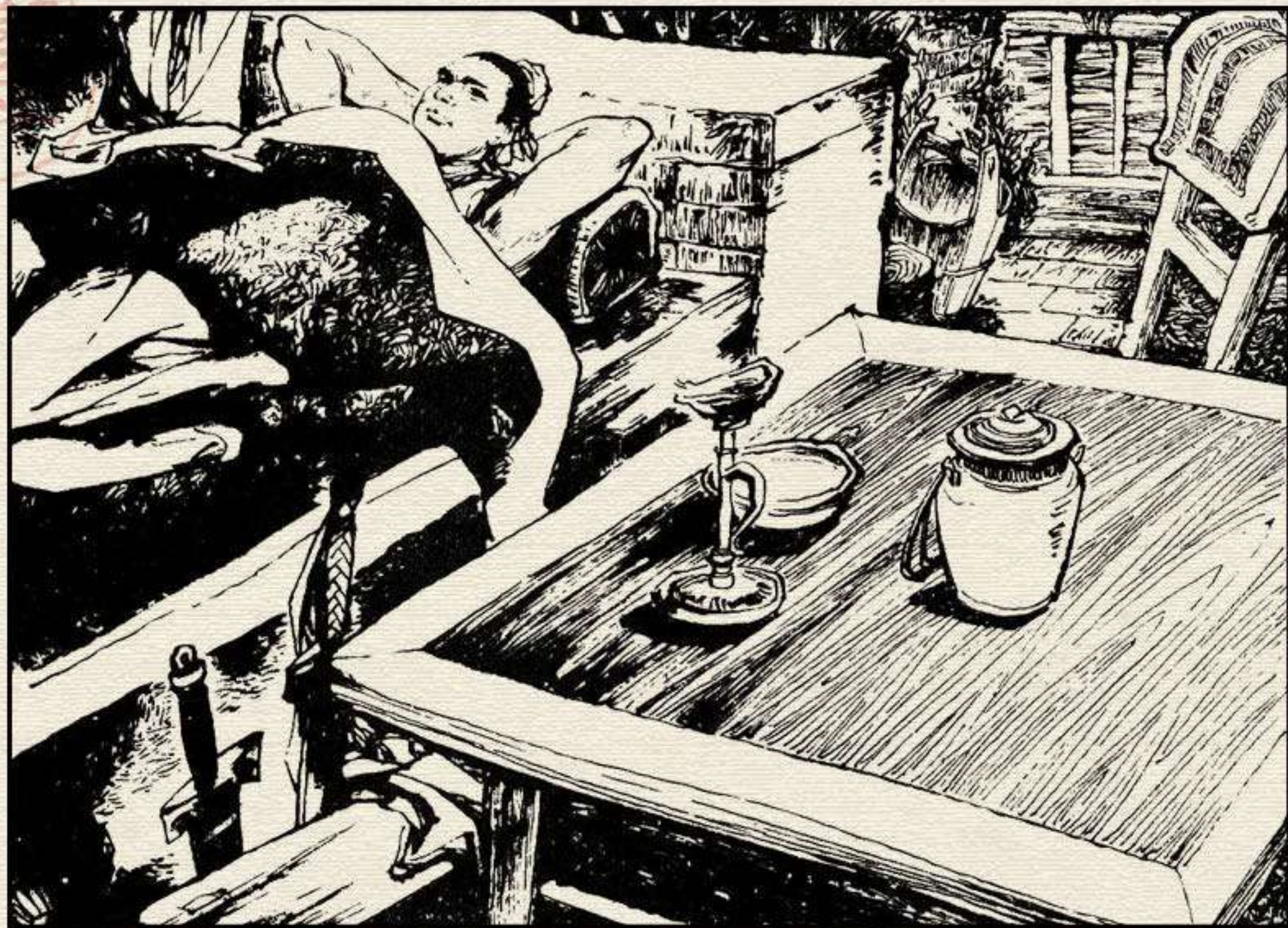
吉元有点疑惑，问：“哥，他们为啥要对闯王下毒手？”那拜兄说：“咱们八大王很嫉恨李自成称闯王，怕他将来成了大气候！你原是咱们西营的人，不干你的事，睡吧。”





吉元不敢多问，但是他怎能睡得着呢？他的拜兄鼾声雷动，而他却睁着双眼想心事：“闯王平易近人，关心百姓疾苦，与部下同甘共苦。献忠竟然无情无义，起了黑心……”





反复思忖，吉元下了铁心，要将这消息禀报闯王，愈快愈好。他想没有口号和令箭，夜间休想脱身。后来，一个不甚妥当的脱身之计想了出来……





天色麻麻亮，拜兄喊醒他，悄声叮咛：“我有事要到徐军师那里听令，不能陪你，今天千万不要出去走动。”吉元趁机说：“我到白将军那里探望几个同乡，在那里玩一天，行么？”





“行，行。”拜兄心中对猷忠的行事也不满，猜到 he 有意逃回闯营报信，嘱咐说：“要走你早走，路上小心在意。”吉元装做不知道白文选驻地，要求拜兄派个弟兄引路，好闯出关卡。





拜兄立刻唤来一个弟兄，嘱咐他带吉元去白将军营中探望几个老乡，打听老娘的音信，说毕就匆匆告辞了。





吉元想着，如果马上出发，也许还来得及救闯王。于是他用好话同担任带路的弟兄商量，要求立刻动身，而且只请他引一段路。这个弟兄见他是头目的把弟兄，欣然答应。





离开白羊寨，走了十里路，吉元问明了方向和途径，便打发响导转回，并说他一定在午前回来。然后便和四个亲兵，不顾危险地策马奔驰。





中途遇到一个卡子，拦住盘问。吉元仗恃他自己原是献忠老营中的人，情况非常熟悉，诡称奉军师之命，有急事去见白将军，对答如流，顺利通过了盘查。





到了离白文选的小寨不远，吉元才把救闯王的事对亲兵们说明，说：“你们有种跟我来，冲回老营报信！”亲兵们异口同声说：“舍命相随，宁死也要在闯王的旗下做鬼！”





他们向闯王老营方向跑了几里路，前面突然从树林中走出一群士兵，拦住去路：“站住！不许过！”吉元双脚狠踢马腹，使战马趁势向前冲去，把前面一个小校冲倒。





这群士兵截住吉元背后的亲兵厮杀，向时敲响铜锣。前面半里路外树林中埋伏的十几个士兵突然跳出，拦住了王吉元。





吉元回头一看，没有一个亲兵跟来，心里说：“一人拚命，众人莫敌。”便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但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脊背上猛敲一下，使身子向前一栽，几乎落马。





他心里说：“不好！中箭了！”这话刚说毕，又连中两箭。他用左手紧抱鞍桥，闭上眼睛。根据耳边的呼呼风声和身子感觉，他知道自己的战马继续在飞奔。





吉元未赶到闯营，闯王和几位大将带领二百名亲兵，已经向白羊寨出发了。双喜和张鼐等几个小将也盔甲整齐，随同前往。几个亲兵头目都奉到严令：到了西营不可稍有疏忽。





不知不觉离开营盘已经有十几里，来到一个地方，山势特别雄伟。靠左边有座古庙，自成看这边风景特别好，又看离晌午还早，便叫大家到庙里休息一下。





自成站在山门外的台阶上，转身举目四顾，欣赏山景。望见远处有两座山峰，真象商洛山中的熊耳山。他忽然想起留在商洛地区的将士们和老神仙，消息断绝，十分悬念。





但是他没有流露出悬念商洛山的心情。他登上石级，走进山门，见庙院中一片荒芜，感慨地说：“天下离乱，民不安业，神不安位。这庙的景致很好，可惜百姓自顾不暇，无人修理。”





田见秀近一年多来，常常幻想着将来天下重见升平，自己决不留恋富贵，功成身退，做个与世无争的人。这时他听了闯王的话，不禁说：“闯王，等咱们打下江山后，我但愿有这样一个地方出家。”





自成一向不赞成见秀的出世思想，但也不愿多浇他冷水，叹道：“玉峰，咱们如今还在‘弃新野，奔樊城’，说不定还要走几年坏运，重见升平的日子远着哩！你要常想着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宗敏在见秀的背上拍一下：“嘿，田哥，你真是没出息。咱们拚死命跟闯王打江山，一则为救民水火，二则为建功立业。打下江山后，咱们的事儿多着呢，你想出家！要你住在北京城里享福也不愿？”





见秀苦笑一下说：“捷轩，要是有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种几亩田，不受官吏和豪强欺压，自耕自食，别说比做官舒服，比神仙也舒服。”宗第说：“玉峰哥，到那时闯王同意你出家，可是你得在京城出穴，免得我们见不到你。”





这一群生死伙伴正在说笑当儿，张献忠派来相迎的一起人马已经来迎。闯王说：“要不是这儿风景太好，咱们会多走几里路，免得让人家远道迎接。”





自成正要同几位大将到路口迎候张可旺和马元利，忽然张鼐叫道：“闯王，等一等，背后有马蹄声跑的很急！”闯王和众人都十分诧异，立刻离开庙门，前去看个究竟。





只见吴汝义一马当先，后面跟着一群亲兵，奔到面前。闯王忙问：“子宜，什么事！”汝义喘着粗气说：“闯王，快回，中计啦！刚才王吉元从白羊寨逃回，身中三箭，只说出‘闯王中计’四个字就断气了。”





这意外的消息使大家既十分震惊又十分愤慨。因为张可旺和马元利已经很近，全体将士一齐拔出刀剑，准备厮杀。自成示意大家把刀剑插入鞘中，并命袁宗第、刘芳亮暂留一步，处理这件事。





吩咐完毕，自成跳上乌龙驹，扬鞭欲走，又回头叮咛一句：“你们把话说过之后，立刻回营。”宗敏脸色铁青，望着闯王说：“就这样便宜他们？不行！”





自成心中也很气愤，但竭力镇静自己，说：“他无情，咱们不能无义。如今到底怎么回事，咱们还不很清楚。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正中杨嗣昌的心怀。赶快跟我回营。”





闯王同众人刚离开，张可旺等已经到庙前了。见此情形，他们知道所设的圈套已经走风，不禁大惊。张可旺向宗第拱手道：“汉举叔，闯王怎么突然走了？”





宗第拱手还礼，说：“实在对不起。敝营中出了急事，闯王他们只好赶快转去。请贤侄回去代闯王复献忠；不恭之处，改日谢罪。”张可旺又恨又愧，张目结舌。





宗第对刘芳亮使个眼色，又对张可旺和马元利一拱手，说：“空劳你们两位远迎，实在对不起！”说罢，率领众人策马而去。





等宗第和芳亮回到营中，闯王已经为王吉元举行了葬礼仪式。他们害怕张献忠派兵追赶，不得不率领全营人马仓促离开。





第三天，自成亲自带领亲兵们策马察看敌情。但意外事又发生了，同四个在前边探路的官军相遇。亲兵们见情况危急，立刻取弓要射，闯王赶快用手势制止。





谁知那四个人奔到闯王面前五、六丈远，翻身落马，为头的小校趋前几步，跪下说：“闯王！我家帅爷特命二大人来见闯王，寻找多日，今日方才找到。”





自成害怕中计，神色冷严地说：“起来吧，你家帅爷是谁？”小校站起来躬身回答：“闯王虽不认识小的，小的却在荥阳大会时见过闯王。我家帅爷姓王，从前是十三家一个首领。”





闯王恍然明白，说：“啊，你是不敢称你家帅爷的名讳！他可是王光恩么？二大人是光兴么？”小校回答：“是，闯王。”自成冷笑一声：“哼，你们一投降朝廷，连称呼也变了。”





王光兴来到了。他一见闯王就满脸堆笑，叫道：“李哥，小弟昨天忽然听说你在这里盘营，才有缘前来拜见。多时不见了，李哥近来可好？”





闯王笑一笑：“托福，一切还好。不过不象你们都做了官，诸事顺利。”王光兴没听明白闯王这话含有挖苦意味，说：“家兄命小弟来见李哥，想使李哥从今后不再东奔西逃……”





闯王冷冷看了他一眼，说：“老弟此来，有何见教？”王光兴先不说话，取出王光恩的书信和杨嗣昌的谕降书递给闯王。





自成看过，哈哈大笑，把王光恩的书子和杨嗣昌的手谕当面撕毁，收敛了笑容说：“我原听说杨嗣昌到处张贴告示，说人人都可招安，只不许我和敬轩投降。如今怎么改变主意？”





“李哥，家兄同小弟是奉督师之命前来，也是出于好意。如今你处境十分不妙，‘识时务为俊杰’，望李哥三思！”自成听罢，大声地说：“你们自己不知羞耻，竟有脸来劝我投降，无耻！”





王光兴被骂得无地自容，喃喃地说：“投降朝廷的不光是我们兄弟，连敬轩和曹操也都投降过。”自成说：“不管他们的投降是真是假，都不光彩。不过，如今人家重起义旗，你们却做了朝廷的鹰犬！”





王光兴的身上冒出汗珠，说：“李哥既然把话堵死，小弟就不敢多言了。”自成轻蔑地一笑：“你走吧，恕不相留。”王光兴赶快向自成拱手辞别，带着从人上马而去。





王光兴走后，闯王和几位大将商议下一步怎么办，只有一个上策，就是把人马分散开，既躲官军，又躲献忠，保证部队不被消灭，以后待机而动，重新大干。





人马快出发了，宗敏根据大家商量的意见，宣布将人马分作三股，并明确规定今后如何联系，如何迅速集合。宗敏宣布完毕，人们都把眼光移向闯王，等候他讲话。





闯王突然从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平静地说：“许多人只看到我们的困难，其实崇祯的日子也不好过；等我来日从郧阳山中杀出来，会使他的日子更难。会有这一天的！”



# 免責聲明

本連環畫E書版權歸原作者及出版社所有，僅用于連環畫愛好者交流、欣賞之用，請欣賞后刪除，勿用于商業用途。如您喜歡，請購買正版書籍！

聲明人：xzczcp